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七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鄉進士王君劉碩人墓誌銘

方伯任城王公觀察秦中某不佞辱在顏行相善也其伯子所爲舉子業一準古作者不佞舉酒賀公是且復讀中秘書矣旣別去六年而公蒞楚不佞從吳越遊還晤公黃鵠磯上問伯子何似公曰兒善病顧其業殊勝秦中明年伯子舉于鄉不佞自喜曩者言儻有驗乎明年伯子罷春官竊怪之無何公遂以訃來語極愴惻已述其生平崖略屬鄉人陳民部爲狀而謂某習伯子有

年齷穿中石俾誌之伯子名用霖字汝弼母姜夫人方伯公元配也伯子生三年公舉省試鼓吹道入里門里人持牛酒相賀則已能豔慕其事知嚮學矣旣就外傳性不好弄手一編紙弊墨渝不休而體故癯不勝衣公不欲苦之稍長始授朱氏易輒大悟夫易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柰何以上筮求之塾師奇其言而方伯舉進士爲翰林吉士若經若子史若諸大家所論著若當代典籍法令若縱橫農雜稗官小說靡所不窺伯子見而好之曰文在茲矣吾故知舉子業無甚高論也日取而校讎吾伊父子間如相師友者援筆摘詞往往度越人

意表會姜夫人寢疾伯子侍起居奉藥物唯謹不知晝夜食飲比沒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公拜侍御史會

莊皇帝踐祚得贈夫人爲孺人伯子痛母不小待也撫棺號哭五情無主公因上書乞告爲恭人治喪而太母劉夫人憐愛伯子調護萬方久之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按部數試高等予廩餼弱冠娶于劉是爲中丞東溪公孫女事尊章如禮椎布同女奴操作刀尺纂組糗餌酒醴之工精好豐腆言不出梱而中外歛然稱其賢歲庚辰劉卒伯子慟之公方叅知浙事部金華則迎伯子金華寬譬之伯子陽諾而中夜時時淚龍鍾枕籍矣

再踰年以公命委禽于楊是爲指揮僉事桂馨女其虞侍伯子甚備伯子終不以新遺故而劉有息女鳳甚慧日三摩挲卽歔歔不自禁于時伯子年已壯凡三就省試不利中不能無望而覃精極思字比句櫛不驚人不休客或勸伯子若以工瑟而游好竽之門左矣請損之伯子喟然嘆曰吾寧範馳驅而不獲禽毋以詭遇舉柴也卒如初乙酉

上采廷臣言簡京朝官有文學者典諸道鄉試伯子私念是吾得志之秋矣而驟有寒疾小瘥強起入試司衡者讀其文大賞之舉第五十六人莊嶽之間爲之語曰

寧渠不爲士不見王家子舉舉何論後先不見王家子翩翩美少年其冬公上計伯子偕行邸中扁一室諷詠不輟衆心儀伯子必第第必不後人而事固有謬不然者伯子懼失公歡自解曰養由基之善射也繇善息得之兒且息矣方伯公取道還里第屬三載考績令甲得馳封祖若父以所居官姜夫人晉今稱始夫人之再贈恭人也伯子哀若贈孺人時至贈夫人哀滋甚方伯公病其過伯子破涕爲公趣辦裝公遂行至濟陽橋揮涕而別別兩月伯子病消渴使使告公公召醫往視之重迹押至不踰月卒矣伯子生嘉靖壬子八月四日卒萬

曆丙戌六月十有五日元年三十有五劉碩人生嘉靖辛亥十月十日卒萬曆庚辰十有二月六日元年三十以某歲某月某日葬于廓外北城陰村先塋之次按民部狀任城百貨綰轂俗競紛奢伯子處泰如約服食器用不爲褻淫里閭無貴賤與鈞禮年長以倍者父兄事之母弟用極繼母宋恭人舉叔用棐季用渠兄弟怡怡如也某子甲以田質二百金越歲盜鬻他人又有敗祖塋地脉者公以嘗伯子將訟之似子不可聞者愧謝卒之日三黨旄倪相向而哭皆失聲其素行感人類此伯子羸而好學重以傷母若婦故不起假令蚤處金馬承明著作之庭當必斐然有足述者而頗爲縫掖家言所困父在觀其志以是無殊尤卓迹可表見於時不佞嘗讀王司寇文章九命惟天折無後極烈矣伯子年齊謝瞻後同崔曙天實爲之人何尤焉銘曰而所急者名乎而國有賢能書而銘史不爲譽而所思者母若婦乎而宰如宰如融融洩洩與而偕居彼充青徐文獻所都勝已者若已者不若已者誰與百千萬歲歸於太虛於戲

茂才劉公閻孺人墓誌銘

余分部大梁時今洛陽劉大夫謫判嘉定余友司徒郎王似塘方令雙流兩人相得如昆弟似塘數以書來言

嘉定狀又稱其子承眷有雋才余心識之蓋六年而大
夫判鞏昌府遭母喪歸則使使介似塘請爲志其母若
父而以少司寇王公狀授之司寇先方伯府君同年友
也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以余父子交游耳目所睹記
非虛美已志曰劉月軒公者名百之字充美先世山東
臨清人勝國時有仕爲長蘆運使袁州路推官者至明
敬祖以醫名徙洛陽五傳鵬治經術爲洛諸生冠首娶
于鄧生公少聰敏風神秀徹父授孝經小學舉目暫視
究其意旨終亦不忘治舉子業鴻爽比密意象衡當父
門下子弟推讓之十四補郡諸生父子相切劘益苦家

有粟六十斛日以治粥使凍剖而飯之期三年當偕計
吏縣次續食矣無何父卒公柴毀以餘粟舉葬窘甚然
力學如故盟津有著姓慕其名請爲塾師奉母往就養
嘗讀王襄毅公正學訓規德業舉業一也體驗聖賢之
言以存養本心義理則議論文字益有精神不然者識
見凡下何緣得好舉業公以爲名言故其設科先敦行
而後論文知其美惡然後博喻諸不如式者夏楚不貸
踰年生徒踵屬登賢能書者數人而口未嘗問束脩閭
生忠信者補諸生市其柿園數畝爲謝公麾之柰何以
齷齪小禮而廢先人業閭尋舉于鄉洛陽人爭致爲師

一歲中弟子爲諸生者二十餘人先後登第相望而公獨數奇不售乙卯長子舉于鄉公曰庶幾成吾父志居頃之長子以療歿公哭過慟遂寢疾弟子日侍醫藥禳禱占卜唯謹劉生延祉初食縣官餼廩手炊而進之公爲嘗一匕相向哭竟不起公配爲閭孺人生而令淑父偃蹇擇配以字公甫及笄來歸值公食貧晝夜操女紅鬻于市代養公以故得專于學公歿殫力營葬已督課諸子耕讀冬夜不廢刀尺或踞竈觚而聽其吾伊風雪入戶以敝絮障面而已大夫于諸子中最才責望尤勤旣舉于鄉泫然涕下慟不逮見公也大夫五上春官不

第謁選得沁源令迎母就養甘毳差具孺人顧愀然不樂數誠諸婦福宜惜吾家素風可以長久雞鳴大夫出視事輒耳提之母以刑罰快私忿沁源人謂大夫慈母孺人慈母母也擢守靜寧以謫左遷蜀意不欲行孺人解曰蜀道難耶左官薄耶畏難厭薄非人臣之義趣裝之蜀三年治如沁源擢判鞏昌專督餉莊浪道家省母會開六泰賓朋燕賀履錯于道而大夫重離膝下次且未卽發孺人察其意謂大夫我尚健噉兒何憂我老試與兒俱西居半載番虜雜糅邊鄙日聳大夫復欲將母歸孺人不可兒十年四命國恩甚厚此圖報之秋也老

婦有孫孫有婦不苦尸養矣大夫別母蘭臯而其子扶侍還猶日綜家務諸孫環列膝下甚樂春偶患風欬浹旬而逝公性高介恥爲媿阿言事慷慨孺人事公莊時進雞鳴之警公犯風雪治父壙歸失道墮坎中沒頂幾死族子以小綆引之得出孺人事姑藥必嘗後進累月衣不解帶姑就其懷中瞑瞑時泣而呼孝婦良苦公教諸子身爲師不小姑息諸子微過孺人必告公嘗曰子產衆人之母食而不教吾不欲衆人吾子公有姑貧輟粟贍之孺人復收其子門人糊口不給公佯自飯命侍食而孺人脫釵珥資其不能婚者其儷德如此類不勝

舉公年五十有二孺人年八十有三丈夫子五人伯澤深仲澤溥叔澤演季澤潤少澤濟澤深卽乙卯舉于鄉而天者潤濟亦蚤卒澤演卽大夫澤溥爲壽官孫十人溥出者六承德承錫承胤承嗣承祖承統演出者一承眷卽所謂有雋才者也潤出者二承慶承基濟出者一承祉會孫男四人珣瑋瑛珍女三人孫女某人曾孫女四人所婚嫁與公孺人生卒葬祔月日具狀中銘曰三世爲儒而集于茶施及叔子若蟄昭蘇秦晉巴蜀駟馬載驅葬以士祭以大夫悲風撼樹烏尾畢逋旨蓄御冬新婦御窮晚乃大豐子孫蕃庶食鼎鳴鐘胡不丁我躬

婦道無成而代有終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是曰潛德是
曰陰功崧高二室龍門九曲魁父者丘藏舟埋玉其澤
曼延其名馥郁以詔後人貽穀式穀天之報善或淹或
速受命如響百世可卜

李貞孝華孺人墓誌銘

李文定先生魁天下相天下以首揆謝政而二親猶無
恙子八人爲卿士郡守若賢良文學聲稱藉甚孫二十
有奇曾孫四十有奇玄孫十有奇方與未艾名位福澤
之盛世無二矣八子中余得見六人皆佳公子獨不識
五郎七郎何狀七郎早夭五郎四十有三而卒二子五

孫蘭茁玉立伯子思恒最賢慟父無祿手狀其行四千
餘言屬不佞使志墓中石先大夫爲水部郎得事先生
而不佞忝先生進士三世通家故不以不文辭而志之
曰公諱茂業字子修以誠顏其齋因以爲號先生第五
子也先生元配徐夫人而有如夫人者三曰楊曰畢曰
徐畢實生公畢夫人從先生京師載震載夙先生昧爽
入朝禱于漢壽亭侯得籤詩有生來骨格超凡語已而
公生眉目疎秀顏渥丹而豐下先生喜解朝服爲襟而
徐夫人絕憐愛之日雍樹爲歡徐夫人喪方六歲哭甚
哀弔客問其故奇之已就外傳日受書千言八歲自署

稽古子十歲爲舉業之文隨目立成曾無尋檢咸有思
理所師施宋陳三先生皆閩蜀豫章孝廉知名者稱善
相屬十有三歲先生以同人排擠免不色愠而時負劒
辟珥誨公公唯唯先生解頤有此何羨鼎司哉先生父
母良食日夕率子孫肴鞞鞠脍侍酒於前奉觴上壽舞
衫歌扇侏儒俳笑極倦乃罷公定省有期間登堂稽首
進一杯羹卽退而扃戶讀書所師潤州李藩伯先生器
重之十有五歲而學使者簡拔爲諸生先生迎門相勞
所屬望兒寧止是公敬諾十有七歲而娶華孺人孺人
年亦如之是爲無錫鴻山學士孫女學士季子儀部先

生門人而以兄女室公兩家貴盛相亞諸姑伯姊娣姒
數十人臧獲數百人俯仰延接一遵禮法中饋女紅精
好又通曉詩書大義踰年舉子思恒三年舉子思兼公
不問家人產而先生爲相無長貲孺人母家歲時餽遺
狎至出其奩供給無乏公得精心于學文日有名爲褚
陳兩學使所知行其卷以式諸生而格于京兆試先生
命之曰無錫鴻生鉅儒之儔也親師取友良便兒其攜
婦以往莊嶽之間數年楚子可齊語矣公謝罷諸冠蓋
遊而與婦兄某某栖鶩湖之滸下帷相切磋以袁公黃
爲師以陳公禹謨爲友累月不歸婦家俄孺人卒公以

喪歸復遭王母喪繁憂總集而畢夫人哀新婦滋甚強
爲歡容侍母母憂不解遂病以侍病時究方書因精其
技母病良已而身疢作後學使者試期用廩生例入南
雍其秋幾第而復失之復延梁谿陸生同學手傳註經
書縱覽諸經史子百家而于左馬南華呂覽眉山更爲
淹浹作六朝駢儷文古選近體詩無不合也當其詣微
之時雷霆不能入客諷之富貴在天何棘欲至是公不
答而愈淬厲吾父母日昃望吾成名敢自處逸乎無何
伯兄卒公哀而自爲文祭之詞甚楚再踰年先生卒公
慟絕幾爲歿孝免喪衣不純采食不致味周饑寒者掩

道瑾者振庸調之不給而稱貸者邑令豫章饒公高之
將旌其門公固辭饒公嘆曰此所謂非板謁可光飾者
也引與結兄弟交先生居政府

今上皇帝正儲位有冊立功當任子次應及公不請復
虛梁笥畢夫人不悅也而後受室于袁袁吳著姓與畢
婚姻意若重親然袁舉一子不育而又以畢夫人命有
側室王王亦吳產舉一女于時恒兼髮覆額矣衣履筆
札之屬手賦之如母在之日復延姚江張史兩生爲子
師而左右之父子兄弟師生書聲相和也戊子入南雍
趙司成極所鑒賞與兩婦兄齊名女弟歸于許其婿秀

士而六第弱冠爲諸生有雋才七八兩第才亦相當五人者晝同席研書夕連牀而臥志相厲善相觀意相得也念伯氏早世仲叔季宦四方使間接迹而與諸猶子七人日過從爲娛之句曲必主叔氏從子思謨思諫博雅中倫事公謹恒令兩子詣句曲習其友于且展上世丘墓云庚寅同室災流言中公父子宜罔彌天恒不可耐公曰幽獨之中神明式臨之無庸將自及國人寃公第患無左驗踰月罪人斯得錮之獄大呼關侯具道本根所以然具白公誣公生平敬事侯忠直所啓佑非一事也疑謗者內愧公乃昇畢夫人徙孟城北鄙避之忽

大水沉竈產蛙走金陵依其季兄握手江滸流涕覆面而諸子子牧客星沮修遞相慰藉之公意益適無如母思故居何復奉母還家徒四壁立埃墨不可措足怡然安之爲恒兼娶婦婦都舉子女母含飴哺諸孫甚樂也已改北雍復四應京兆試新建相先生門人公又其門人也枉顧然後報謁辛卯主司業已收錄坐墨卷逸罷蕭司成梓其文而袁青州敘之都人傳誦焉庚子復不第公執書嗚噉吾束髮以來七戰七北力之不可與命衡也信矣孺子可教也師則梁溪陸生戴生澄江繆生劔江雷生友則茂苑汪沈二生同邑成生師友間則姚

江鄒生同邑王生授故所讀書句字無不丹鉛其訓詞
滿座刀劒戶牖之銘不諄于此矣偶病下血壹似重有
憂者取日者言討論之爲書踰年病寢劇而子兼復病
猶時按方藥之中元日呼盥洗聲如洪鐘夜起問月色
尚如故乎大呼毋數聲而瞑宗人鄉人臨者行哭失聲
邑令翁公爲文誄之下教三老薦紳大夫博士弟子員
廉公生平狀人述所睹記以對翁公曰賢哉予與李君
游六年固悉之法不得有請卹奈何東漢諸君子私謚
其可也謚法清白守節曰貞五世安之曰孝李君無愧
辭矣謚之貞孝先生遺書有四書書經便蒙左馬評莊

子音釋呂覽新鈎分類表華爾耳軒雜著及通書指掌
地理刪繁藏于家公生嘉靖己未三月一日卒萬曆辛
丑七月十有五日年四十有三配華孺人太學生伯貞
女生嘉靖己未十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庚辰九月十
有三日年二十有二繼袁氏吳人贈布政使司左叅政
褒女按察使年女弟也二子俱華出長思恒邑諸生娶
金壇封刑部主事于明照女都御史湛曾孫女也次思
兼應天諸生後公一年卒娶丹陽光祿丞賀學文女按
察使邦泰孫女也女一王出適江都諸生楊聖言司城
守恒子也孫男五人長發聘江都諸生王士美女長舒

聘同邑戶部郎徐來儀女封比部郎可貞孫女也長祚
聘丹陽賀孝廉懋功女太學生學古孫女也長榮未聘
長馨聘同邑諸生成友益女兵部尚書璉曾孫女也長
祚出思兼餘俱思恒出孫女九人長字同邑金華郡理
黃建中子諸生琮封南陽郡理大訓孫也次字同邑太
學生袁如珩子會戶部郎應祺孫也次字常州太學生
白紹允子某光祿卿啟常孫也次字金壇太學生于玉
節子鋌其祖即恒婦翁次字同邑太學生解汝成子學
召藩伯宋孫也次字同邑王孝廉應祥子字調次未字
次字金陵諸生何林如子某御史淳之孫也次幼未字

字白字于者思兼出餘俱思恒出李氏之先詳文定及
諸兄志傳碑狀中不具論公居恒好稱說高王父樂易
公爲兄子所侵自句曲徙地昭陽以遠之光啓後人友
讓之德神實胙焉其遭遇趨操有相類者云銘曰時不
逢兮才則妙年不永兮德則邵角弓反兮終風暴遠引
去兮吾何校昔華屋兮今潭淖倂成敗兮無迷稍無衆
觀兮易情貌齋中人兮誠慥慥父文定兮子貞孝垂令
名兮相炳耀謙受益兮德必報稽乃祖兮有明效天陰
騭兮神所勞宜子孫兮賢克肖絢文章兮開奧窔池鳳
銜兮五色詔封夜臺兮頌顯號魂歸來兮歌且歎

潘康惠百歲方媪墓誌銘

潘益山翁以正德癸酉某月某日生以萬曆壬午某月某日卒年正七十垂三十年而未舉葬則其偶方媪篤老諸子孫不忍言今年媪登百歲卒而後其孫令猷與其從兄之恪稍次翁與媪行事丐余先爲墓中志以待合葬而瘞之翁家巖鎮爲右族上世不具論父曰達舉三丈夫子伯曰侃孝廉仕至汀州別駕仲曰仕叔即翁名傑字惟興與仲偕以文學爲國子生少喪父母悲啼不食賓客來弔者無不嗟異焉事兩兄以父師之禮居常講問疑難自以卑第處下坐如庾乘兄奮擲塵尾談

鋒如剡必帖耳聽之或頽薄怒有所譙訶必色笑而受之兄復歡然如故也旣各有室食指日繁析箸聽兄所授田廬不言美惡僕妾不言好醜器具不言工苦子母錢不言多寡自羈屮至白首未嘗有纖介忤其性温然廓然居恒言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椎柏輓斷以眴合歡視營營之飛唁唁之吠亡何有也或待以橫逆令家人闔扉而避之雖營什一之方其未得之也耻錢癖其旣得之也耻錢虜三黨之戚饑者賦粟寒者賦帛不能婚者不能葬者助之成事不能償責者棄其質要嘗以數千金畀里人方克禮息之克禮

耗盡主藏者詰問則自搏顙引罪而手書券願寬假時
月以償翁陽內之而陰召克禮歸其券若以患貧故至
此人情欲富與不欲貧等耳無留此爲他日子孫憂克
禮九頓首而謝顙天胙公純嘏新安人推翁長者晚而
益好行其德謀建宗祠義居以報本反始敦睦九族會
歿不果號哭而臨者肩摩趾錯也賢士大夫按謚法溫
柔好樂爲康施勤無私爲惠于公生平行事符合而謚
之康惠方媪少失恃而言動有禮法歸事舅姑婉而敏
事兩妯讓而和織紵纂組黽勉如恐育鞠雖溽暑燕寢
不袒不擲承上接下不妄發一言子女長矣而翁有兩

媪視媪如已之女視媪之子如已之子子若女若子婦
若諸孫子婦數十曹笑言啞啞延接之卽有過未嘗詬
詈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蒞蘭分而賜之而察其能勤儉
孝敬者加隆焉以示獎勵冠與婚與舉子女則有慶內
外宗歲時問遺物必稱情而尤周其凍餒廢疾孤寡者
晚失明而耳甚聰聲雖下必聞子孫務爲歡笑事以悅
之則亦嗑然而笑爲嬰兒態或匡坐歷日夕不假寐其
卒也無疾痛愁苦第不食耳貌如生而體柔衆以爲異
以正德壬申某月某日生以萬曆庚戌八月某日卒以
閏計之百歲有餘矣媪舉三子斗南圖南華南舉二女

一爲汪某婦有外孫爲諸生登賢書矣一爲鄭某婦媵張舉二子儀南江南媵趙舉一女爲程某婦斗南太學生四子令升令謨令緒皆太學生小者令範升一子某謨一子某緒二子某某儀南六子令聞令名令望令舉令器令功聞四子彥晉彥賓彥先彥章名太學生一子彥賡望一子彥登譽二子彥其彥某器四子彥熙彥選彥夔彥某功二子彥冲彥某華南太學生四子令言令行令淑令上言七子斯亮斯盛斯茂斯道斯昭斯時斯某行一子斯和淑二子斯可斯泰上二子三輔三畏江南一子令德德二子國賓國贊圖南太學生一子令猷

猷五子斯讓斯謙斯訥斯諤斯諫華南圖南早卒江南卒時年六十矣圖南最天最有名汪司馬伯玉爲之傳斗南儀南今年皆踰七十令猷字廷陳文行與諸父兄齊名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某銘曰箕疇五福不言子孫子孫逢吉卜筮命昆夫何以故福當人身彼身後者聽於天鈞吁嗟潘翁五福具膺抑有伉儷其年倍登五世百男茂實蜚英自義率祖貽之令名疇究于九陰隲下民民德在六則天所因爰稽爾德爲康爲平維皇建極是訓是行釐以女士實爾儀刑從以孫子爾訓趨庭有猷爲守克享天心卜筮從之後裔若林衣冠展

謁若下馬墳天人之際請徵斯文

王翁蔚媪墓誌銘

王郡丞惟大居盱江時乞不佞表其王父墓尋謝病歸可一年而不佞再入秦部河西惟大病良已則又走河西九頓首謝不佞且脂車入晉惟大坐次囁嚅喉吻間扣之則泣而對王父徼惠先生墓有表矣無祿王母復卒鄉官應州以墓中志乞山陰王相國相國許諾比予告而後聞相國捐館舍也願以煩先生先生方辦巖小子懼再瀆不敢不佞語惟大秦人呼筆爲生活吾筆非諛墓求活者何嫌表專若王父志兼若王母其可也惟

大泣而稽顙謝而更出口文簡及王中丞所爲靜庵容齋兩公志知其世德遠矣蓋公會王父曰文美是爲靜庵公王父曰紹是爲容齋公及公三世俱以高年爲鄉祭酒邑三老而公應詔賜爵一級云靜庵公四子伯爲崑叔爲紹崑娶于許有子一曰世卿以子學謨貴封某部主事紹娶于徐有子四仲爲公來聘其名也崑早世日者言世卿不宜爲獨子須有弟方可靜庵公患之會公甫生屬許乳之以爲世卿母弟容齋公重違父意敬諾靜庵公慮有後言凡田宅書致子母錢券一切計帳必書世卿來聘兩人名而公母事許兄事世卿甚謹出

則服賈歸則力農事執其最勞者身非飲食惡衣服而
養靜庵公旨甘輕煖必備有疾延醫藥納漿粥扶持不
舍晝夜靜庵公喜阿聘可爲孝子慈孫矣取故所衣未
一襲以授之書不云乎紹聞衣德言吾以旌若爲後世
子孫勸公飲淚拜賜歲時伏臘服以祭輒流涕覆面如
此者終其身靜庵公卒許亦卒其治喪有所竭情盡慎
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而讒口或間之世卿
夫無子而立後有之有後而更爲後何居且非出阿翁
意夫夫甫生惡知其賢而詭曰爲兄助乎多子分產薄
一子得產厚宗子長矣何藉是是矍相之圃所不容入

也公以白容齋公容齋公泣曰吾所覬覦伯氏產者有
如日吾以順親志也公亦大泣兒于世母生養死葬不
敢違禮今者兄爲家督有餘裕他日兒從太父九地之
下可無愧色于是辭其兄而歸容齋公諸田宅器用讓
而受惡視靜庵公所貽約十無一焉而讒口復間之是
非人情不可忸公乃走告宗老婚姻鳴鐘鼓矢諸神明
焚田宅券而還其器用兄所其詞慷慨泣數行下宗老
婚姻無不泣下沾襟或輓留或固遜卒不可而容齋公
三子亦析箸見公羸身來更取三子產四之以畀公公
不可辭諸從兄而分諸母弟可謂廉乎厚從兄而薄母

弟可謂仁乎大人毋憂兒貧兒心饒籌策力任驅馳必
不操瓢囊爲溝中瘠以貽大人憂容齋公壯之而終不
釋然以其四分約授公諸弟來朝輩須之身後必如約
公養容齋公如養靜庵公比卒率諸弟營綜葬祭而諸
弟持故約以進公復大泣約一也生受之於大父太父
沒且返之生辭之於父父沒若之何其受之吾豈敢以
辭讓博名念吾兄弟自太父一體而分必不忍於偏敗
吾幸而羸視約過當卽太父與父復生不易吾言諸弟
割所有與我獨爲君子是謂我不成丈夫也取約焚之
靈床前吾兄弟子孫日益繁不忒不求無使效郵通國

人盛傳其事博士弟子員言邑長吏禮爲鄉飲酒上賓
其奏記有曰財讓千金心竭兩報可方信史矣公配蔚
碩人邑名家女公在世父家時世母許實爲公行六禮
公孝于世母碩人養姑必豐公弟于伯兄碩人事姒婦
無違言許卒未葬而讒作碩人從公歸朔望及生忌日
若嘗新必以酒脯果蔬來薦門者拒不內則長跽門外
鯁涕酌酒而後去與公苴衰斷肉食三年乃竟公棄分
產如脫蓀碩人亦無纖介于中而撫其子若孫曰此吾
良田廣宅也於諸孫中最器郡丞少以地震厭伏碩人
身負之至傷股郡丞舉于鄉公已卒碩人慟公不逮也

哭之哀幾絕久而後蘇公卒萬曆辛巳十有一月二十
有九日年七十有五碩人卒萬曆壬寅二月二十有一
日年九十有八啟公之窆祔焉不佞竊聞之書云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詩曰宜爾兄弟樂爾妻孥孔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人莫不愛其子子率有兄弟兄弟不友惡在
其能孝也然以上世之朴也而高辛二子尋曠林之戈
以聖人之宏也而有有庠二叔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
下攘攘皆爲利往利令知昏安知有父母又安知有兄
弟王公不利其兄之利若曰太父所以使我弟伯氏子
者謂何不忍借也不利其弟之利若曰父所以使從太

父命弟伯氏子者謂何不忍借也以故爲兄良爲弟悌
其婦化之以故爲夫義爲婦聽家之肥也蓋以義爲利
耳不佞表公墓未悉其大致今志特詳之他行事及世
系子姓表具矣郡丞自義率祖眷眷不忘亦可紀也銘
曰王氏之先兄兄弟弟代有人焉商也推財祥遇無道
而以覽全琳暨微之身請從歿丐弟小延我思古人世
衰道微惟公象賢母異爲難矧乃異父能無間然覽則
有婦公亦有蔚刑于靡愆兄弟天顯孝弟天性貌天行
天駢駢角弓韡韡常棣光燭簡篇我表其陽載志其陰
不崩不騫

武陵楊公劉媪墓誌銘

吾楚詞賦之業斌斌輩出而莫盛於武陵今長安楊明府與其父博士子孝廉三世皆稱才子余與明府數相聞未相識也而先識博士虎林久之識明府長安見其子孝廉制義多儁語有職競焉不能從容揚扝旣移晉陽而博士以書來言夫累世通家謬相借耳孰與不佞三世締交所日夜腐心者先父母墓中之石缺不具幸及使君未耄一言志之余知博士長者不誣其先志曰楊啟庵公者名兆瑞其先建平人也永樂初徙武陵七世爲處士鏗娶于胡生男女各三人公爲中子姿儀娟

秀如好女性開敏經目輒識從塾師學日誦千言如流甫卅而傷其足遂罷去父家故饒公脩其業心計絕人不出戶而坐致倍稱之息朝莫必舁而詣父母所視省席燥濕衣寒燠有甘新之食非先奉父母終不入口兄以任俠貧粥其居割已居居兄念母所愛在季務饜其欲不瑕疵也女兄爲李氏婦而寡病則醫藥沒則殮葬抱哺其遺孤子女食則坐於其側必先取足焉長則婚嫁公孱然山澤之癯而義形於色峭直如斷山絕巘不可逕造御其偶劉孺人甚莊無以燕媿見所產博士外無他子愛之勿面使之勿貌或爲兒戲連訶之八歲築

別舍聘經師督課其中簡里人佳子弟同席研書相觀而善而時耳提之學猶殖也不殖將落聞正言見正事親正人脩此三者沒身而已矣客過公共具甚腆不醉無歸以是戶外屨滿而于儒生尤所尊禮人有困阨若振溺救焚唯力是視僧雛倚門泣而有懼容食之辭與之金辭詰之則失其師雨蓋故立爲市而償之其好施不厭曲盡人情如此類不勝指數劉孺人者故富人女而無子以女爲男又甚慧讀孝經論語通曉其指亦能作字旣字公而公病父母且渝盟孺人謝不食曰自納采問名以來兒爲楊氏人久矣敢以死矢無二遂歸事

公婉婉聽從左右扶持靡不如意極猥媠不言辱極倦絜不言勞武陵人大異之物有至性比目比翼比肩是也楊氏婦何必減此事尊章旨甘柔滑盡物居諸姑姊姒間相得甚驩率女奴操作日晏不遑食鷄鳴而起疏食惡衣非祭祀賓客未嘗割鮮公之沒也慟不欲生姑慰勞之曰如是孺子何強起視事哀至乾啼濕哭羸劣支牀當葬公天大雨雪孺人往周視四域指其中是可藏也羣言淆亂不頃時而定今形家望氣者以爲吉家近市徙入邑締構良苦或言何不憚煩孺人曰孟氏以子三遷吾一行之何憚博士因是以得親師友著文行

忍言久次且貢而棄之如敝屣又不忍以子先其親貴
母沒而後爲博士受長安令封至謀所以不朽親者謬
屬之余嗟乎爲人子當如是矣銘曰而足不良于行有
尊足者存教誨而子及而孫雕龍紹慶高大其門貽而
令名珠玉之馳萬里夫豈在蹉懿哉女士無以璧二心
事生事歿蓋五十年而羸夫以婦相墓聿求厥寧子以
母相宅聿觀厥成竹帛金石未之前聞後進好事儒者
視此貞珉

吳次公程孺人墓誌銘

慶曆間海陽多君子其裒然者曰程辰州公與其子文

學巨源奉之爲平輿月旦其所善獨里吳太學茂文父
子茂文父子皆受室于程父卒辰州爲狀婦卒茂文自
爲狀茂文卒子康侯兄弟始舉葬則乞巨源爲狀而介
之以墓志乞余匍匐千里而來臘盡迨春良苦矣不識
其父識其子不識其人識其友余旣善康侯之爲子信
巨源之爲友乃采兩狀而志之曰吳蓋漢長沙王芮之
裔其聞於唐者爲御史公少微聞于宋者爲八公團至
明而爲泉湖公大迪功公宗浩則茂文祖若父也迪功
伯子文理善病乃置助簞者謝而夢金甲神抱送兒來
謝亦夢人昇之雉拔其羽摯右趾茂文生而右足黑子

聲旣受室張爲諸生一切禮文悉孺人手營綜張舉長
安而瘠已甚孺人取子之口授書于古忠臣孝子前言
往行諄諄三致意焉久之長安舉孝廉孺人泫然流涕
不虞未亡人之爲人王母也博士試高等廩于官七上
有司不售長安偕計吏孺人春秋踰七十矣博士謝歸
養又五年孺人卒又五年詔賜署博士南郡不之官食
祿而長安成進士除洛南令察廉舉最調長安又三年
孝廉登童子第公生嘉靖癸未六月五日卒庚申十月
十日孺人生嘉靖甲申五月三日卒萬曆戊戌六月二
十有四日合葬于田坪之陽卽孺人考卜也博士名時

芳元配繼室皆張贈封皆孺人長安則元配出長安名
鶴配陳繼丁贈封皆孺人陳生嗣昌卽孝廉余按往事
負揚公疾者若王駘申徒嘉叔山無趾寓言耳郤克李
厥陸續趙岐夏叔皇甫謐李華之屬皆聲施到今或中
年不仁或行步小窘不若公早廢亦不審其婦能周旋
否列女傳所稱宋女嫁于蔡而夫惡疾母將改嫁之作
苜蓿之詩卒不去不若孺人未行從一又不聞蔡人妻
所以事夫且成夫之子若孫顯親揚名于後世否易曰
蹇君子以反身脩德楊公以之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孺人以之兩人事絕奇是安可無志也博士心隱痛不

忍言久次且貢而棄之如敝屣又不忍以子先其親貴
母沒而後爲博士受長安令封至謀所以不朽親者謬
屬之余嗟乎爲人子當如是矣銘曰而足不良于行有
尊足者存教誨而子及而孫雕龍紹慶高大其門貽而
令名珠玉之馳萬里夫豈在蹉懿哉女士無以甃二心
事生事歿蓋五十年而羸夫以婦相墓聿求厥寧子以
母相宅聿觀厥成竹帛金石未之前聞後進好事儒者
視此貞珉

吳次公程孺人墓誌銘

慶曆間海陽多君子其裒然者曰程辰州公與其子文

學巨源奉之爲平輿月旦其所善獨里吳太學茂文父
子茂文父子皆受室于程父卒辰州爲狀婦卒茂文自
爲狀茂文卒子康侯兄弟始舉葬則乞巨源爲狀而介
之以墓志乞余匍匐千里而來臘盡迫春良苦矣不識
其父識其子不識其人識其友余旣善康侯之爲子信
巨源之爲友乃采兩狀而志之曰吳蓋漢長沙王芮之
裔其聞於唐者爲御史公少微聞于宋者爲八公團至
明而爲泉湖公大迪功公宗浩則茂文祖若父也迪功
伯子文理善病乃置助窆者謝而夢金甲神抱送兒來
謝亦夢人昇之雉拔其羽摯右趾茂文生而右足黑子

當摯處客以爲祥相賀也。比有知一覽便記人目之。爾正平稍長，迪功賈維揚攜之，與諸子孫共學，閉塾門絕一切往來。茂文數坐，迪功受罰，比屬文課功，復受上賞。所師程文學盛，參政汪侍御奇之。已爲維揚諸生督學，周公都試諸校，置上第，尋入太學。而迪功卒矣。里俗貴嫡而賤庶，析箸庶不得適之半，因以誨爭。茂文曰：宗子家督禮固當然，諸季化之交讓無違言，無何叔弟卒，爲卹其二遺孤，綜理其遺業而行其遺詩。女兄爲畢氏婦，遭姑惡，窘甚，親數存之。季弟客歿，脩郤者構其孤子，訟力爲周旋，乃解族有游楚而不能歸者，資之歸。沒而資

之葬，從子爲諸生，無以具，束脩從兄沒，無以具，棺斂無以款，弔客皆倚辦。茂文已考先世訂史，謀爲本支譜，有記有辨，有志有傳。吳氏望繇，此日著矣。已捐貲爲族人先立大宗祠，祠旁名田以爲室居，族人無居者已葬。迪功於青陽墩，以母程祔諸母，以次祔已。創魁父草堂，專祠迪功而高曾以下祖妣祔諸兄弟坐而受成事。兄弟六人有衣無常主之風，其最少二弟至父事，茂文而諸兄弟之子可知已。已輯迪功行事徵文于鴻筆，爲傳若誌而并行其集，自侍疾初喪以迨沒身歲時，伏臘若生忌辰，依依孺子慕也。履畝令下市，豪競爲奸利，茂文饒

心計相與句稽族是以無加賦夫已氏以橫逆至與衆共禦之中或畔去茂文無所避族是以無外侮其在太學受知許張二相國六館士望塵下拜而張駕部孫孝廉爲衿契然厭薄舉子業專意古文辭已入楚游吳明卿瞿睿夫兩先生間每奏其詩若文兩先生擊節不已遂爲名家今所餘蓀堂集是也間修什一之業審天時趨地利察物情知人善任家僮手指千各執一業米鹽煩碎無不籍記而知力能推行之日用粢食不鑿疏布爲尚器無雕鏤土木無文繡而雅好客客必清流勝引無日不滿坐不醉無歸不以一諾負人不以一毫挫于人

人排難解紛不以一介責報人汪盛兩師旣貴矣時造其門問有所欲言乎輒謝曰無有所至佳山水胡床蠟屐吟眺忘返歸爲適園已爲蓀園池館臺榭備具四時花竹百家圖史充牣其中手披口誦夜以繼日嘗得漢冢甃有延熹年篆隸摹勒之石而築延熹館藏之海內好事者題識鑒賞與古帖等茂文雖逢掖淺帶所居重于二千石邑令丁公引爲上客魯公辟爲閭師太守竟陵陳公標其門程孺人者其父昇其王父善迪功茂文始生喜而字之諸媒妁不能奪也年十九來歸善事嫡姑諸庶姑事之有差姑三人皆曰賢善事冢婦諸娣婦

事之有差後先五人皆曰賢相茂文治父喪物稱其情
茂文因母老而性卞家人救過不暇給獨安孺人相茂
文養生送。 彌謹凡舉男子七人女子一人執家秉
垂三十年拮据如不及諸子女各有保母聞啼聲卽雪
夜必披衣起或終夕不監寐一日客卒至孺人治具饑
甚滫𪗇卵充虛諸子女競攫取孺人地忍之而已其恣
柔愛如此旣入塾則朝夕勅厲無懈有過必白塾師加
朴仍召之前垂涕而教之里婦競爲時世妝孺人綦縞
自如衣食諸子女恒取其惡者每語茂文徼天之幸七
兒一女作法於涼猶恐其奢譬之捧水實漏卮耳至饗

客惟所欲無時茂文數上公車報罷意不無芥蒂而又
不能忍人過徵色發聲孺人趣飲以醇酒寬解之病革
出床頭合以筦鑰付茂文妾不天不終事君子今以少
兒少女累君乎生平未嘗有絲縷貽外家老母訖然發
也向君乞十金作饗殮遂卒茂文悼亾不勝痛復埋益
之以家政不勝勞久之寢疾尚強起命駕爲黃山白嶽
遊一夕病大作卒茂文名文奎初字廷聚已更今字學
士大夫率字之故以字行其生嘉靖壬子四月二十有
五日卒萬曆甲辰二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三孺人生嘉
靖庚戌九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甲午十有二月十日

年四十有六葬以某月某日墓在某七子曰可中儒士
婦同里程某女可鏡試童子科第一人蚤夭婦草市孫
某女繼藏溪王某女可晉卽康侯邑諸生婦汪溪金某
女繼太塘程某女可奇太學生婦率口何某女可獻太
學生婦閔口葉某女可隨儒士婦新溪戴某女可訓太
學生婦榆村程某女女字汧川程太學繼立子某五孫
良彥良譽良嗣良芬良疇良嗣者茂文以嗣可鏡故名
也茂文旣失婦虛梁笱以志思而置妾二人曰傅曰盧
傅舉殤子可托盧哭茂文後五日卒年二十有六博士
弟子上其事郡表貞烈見巨源傳銘曰儒者恒言治天
下易莫難于家家六兄弟子婦倍徙不敖不吳亦有七
子朝莫上下心一無瑕是夫是婦是父是母若蓬生麻
聖稱庸德似易實難夫復何加亦有遺文無受古役無
取俗誇延熹之甕爲篆爲隸疇所藏耶千六百年女則
寶之比于瑤華銘女墓石以載令名與甕無涯

張仲公楊孺人墓誌銘

涇陽張孝廉麟余門人也嘗過余大梁署中問奚自曰
自廣陵蓋仲兄賈廣陵云因言吾門得仲而大非小子
之以也其行事則孔氏之雍容任氏之節儉朱公之富
行其德不啻足矣余心識之後二十年而余有少弟與

仲叔子同官內史所聞與孝廉語合比見仲仲子則仲沒矣仲子泣而請曰使君知先人也以季父以使君之貴介弟無祿先人卽世幸得遭使君敢以墓志請里人韓太史爲狀一二行事孤不敢有所誣惟使君采之仲公名巍字思高過華見三峰削成而四方奇之遂以爲號其先家汧陽至勝國遷涇陽中張里則祖受之也已遷甘張里永昌屯則祖實也實子文秀文秀子帽帽子進進子洋洋子植洋賈朔方至植而富植娶于馮舉三丈夫子伯嶽爲功曹仲卽公季卽璘以乙酉舉于鄉官至濟南別駕公少時父督之受經於少府魏公所與季

同席研書然不甚省記久乃厭之曰夫必儒也而後可立身則衿紳軒蓋澤量若蕉耳彼白首一經而爲窶人子惡乎用之吾祖父廢居居邑轉轂百數封君或氏首仰給焉寧在儒下耶請代父爲賈父許之計無如用鹽筴便輸粟塞下而大鸞鹽於淮南北浙東西訾數鉅萬睨其橐曰吾倍陶朱公多矣不可以吝施人有急必周之有郤必平之卽以橫逆至寬然忍之越邵千總逋公家賦而以其居爲質公笑曰我不若秦越人視肥瘠雖然秦人而越居持此安歸旣逋公家賦吾當代爾償乞之數百金邵出獄越人皆驚張仲公作何狀而好義若

是爭踵門願爲布衣交邵尸祝公每食必祭卒不負也
邗溝大漲蕩鹽艘幾萬金報至公方與客棋不答而終
局客怪問公曰吾往貲不及今所喪而所存固已奢矣
吾聞諸析像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塞翁
失馬安知非福區區豈顧問哉客大敬服而念其母春
秋高七十矣歸而上壽遂居子舍色養者數年母卒厝
之先隴而爲垣蹕墓域大起冢舍廣植宰木一切經費
不復煩宗人旁爲祠祠其四世以上祖妣每展墓訖與
宗人釋燕毛序齒肅肅穆穆如也三原二城清峪水貫
其中民多病涉太保溫公創石梁公以百金輔之此其

少者以田宅售必多其直田則治渠宅則革故鼎新每
以時詘舉羸使隱民就食焉此其人已俱得者士無以
遊學行贄里無以冠婚喪祭于公平資此其專爲人者
不可一二詳也關中歲惡不入穀價翔貴罷夫羸老易
子而齧其骨官振廩不給公輸粟而助之賑飢者悉起
又三年飢倍甚富家所出塵塵緣手盡邑令憂之詣公
門貸千金公謝曰民固已辦此第不敢先邑賢豪長者
而獨任德明府舉王趾臨之是天所以哀吾邑之遺黎
而加肉于白骨也敢不共命所全活數千人事竟令置
酒召客公上坐而贈之詩衆人惜錙銖義士捐百千諸

臺以其事聞上發帑金爲樹棹楔其門公遜謝旣沒而國有慶賚復申前旨廼始舉行焉公元配繼室皆楊孺人元配不數年卒姑馮御諸婦以嚴見憚楊孺人承之以婉婉行酒脯浣衣裳相啟居早莫匪懈姑語公若有大度而新婦克勤小物可與俱之廣陵公每就之計事可否成敗如列眉男子所不如歲時若姑生日爲甘毳先期遣奴產子歸而稱壽拜而送之比與公歸姑迎門勞吾固知若賢今果爲素封侯婦又孝我不以遠地歲久有二心出其橐裝恣姑之所欲以貽諸娣姒若三黨之女黨無不人人滿志也公事母生盡物死盡哀孺人

贊之無違其從史公好施孜孜如不及宗廟之祭賓客之燕饋問之禮筐篚籩豆之數溫甘滑膏之宜具有經紀數十年顛若畫一里婦竊效之不能也與臧獲數千指同苦樂而勅厲諸子若婦必曰盈損志夸崇僻奉此六言者保家之主也五子式穀有自來矣長曰鳳翥年十四爲邑諸生有才名踰冠卒娶魏少保弟贊畫某女繼娶慶某女次曰鳳翰光祿署正娶三原魏處士某女三曰鳳躍中書舍人娶刑部郎咸寧王某女繼袁某女四曰鳳翽指揮僉事娶尚書劉某女繼秦某女五未名而殤女七人一配仇濟春一配諸生趙思聖爲直指某猶

子一配國子生師保一配諸生雷化龍一配儒士李三
茅一配任緝祖蚤卒以七女繼孫男四翥出者昌齡殤
翹出者脩齡德齡延齡孫女六翥出者二一配雷起斗
一配諸生韓國柱翰翹出者各二皆未字公生嘉靖巳
亥十有二月一日卒萬曆丁未後六月八日年六十有
九繼楊孺人生嘉靖丙午五月二十日卒萬曆乙巳十
月四日年六十葬我山之西北新圩翥又言公隆顙豐
頤眉目皙秀美鬚髯聲若洪鍾六十不復問生產結五
老社楸枰觴酌或躡屐我仲泛舟涇渭日夕樂而忘倦
伯以苛急季以狷介公獨油油然與衆偕衣褐寬博走
江淮關洛間四千里而遠惡聲不加于耳此其識量求
諸儒生中固不易得多富多壽多男子備有華封人之
祝宜矣季誠深知兄者不幸與伯俱無後公心傷之以
翹及長女嗣伯以躍及次女嗣季世世奉嘗不絕也銘
曰積而好施滿而能持雄而守雌其來不辭其去不悲
其形不虧其神不疲其後蕃滋人則罄宜天則全釐女
士從之卽安于斯逝者爲誰張仲公倚

高行胡公李節婦墓誌銘

胡公之卒也爲萬曆丙子九月十有九日年三十有八
其偶李孺人年亦如之子孝廉其慥財十許歲不克葬

比長始葬公石家山又十年孝廉舉于鄉三上公車不第而母復卒孝廉慟父之不逮養母之不待祿也爲狀兩人行事殆四千言而乞余志墓中石家世與胡重親耳目所覩記質諸狀無不合者爲之志曰胡邑右族也始遷者爲允春三傳則茂才淵淵生三老思溫思溫生英山丞端端生鄉大賓銳銳生茂才宗儒娶孫孺人以嘉靖己亥後七月二十有五日生公公生一歲失父五歲失母王父實鞠育之朗惠日可誦千言又沉靜有大入度不爲竹馬鳩車之戲而茂才李公位者父同舍生雅相善以生公之年三月二十有八日生孺人口授惠

姬七誠強記不忘笑不至矧言不聞梱外絕愛之見公才而摩挲頂角曰吾友爲不亾矣王父識其指因爲公委禽公十五治舉子業研精極慮寢食失恒發爲文辭春容色澤郡若邑試數有名而亦以子雲沉思長吉嘔心致病于時李孺人脫簪珥襄大事蕭然四壁諸豪直視爲覆巢鷺矣公竭蹶以御外侮不能竟佔俾而孺人懷鞠育之恐操作良苦夜分假寐雞初鳴輒起風雨霜雪手足皸瘃不休又繼王母陳束濕諸子孫婦公與孺人事之婉容愉色王母啜菽飲水而甘而仲父已受室不忍生分公父事從父孺人姑事從姑有無通共無纖

微異向仲父之卒也其子提孩公調棺殮不以終窶廢禮而孺人乳二女一男皆不育禱于太和山夢從曾王父南溪尹畫地而授之此種蘭九畹也而孝廉生公大喜吾家世以詩書顯吾父厄於年吾厄於貧與病孺子敢徵蘭乎孝廉能言則日置之膝而教之章句復爲之通其義孝廉多所領會則益大喜吾庶幾藉手以不愧地下人五歲就舍旁爲書室禮經師授經晝則公佐其師夜則孺人佐公督課孝廉銳敏多奇語公讀之擊節吾門待此子而大迫見其成而所居孤危操心慮患極成委弊限之大故矣孺人號踊將以歿殉念孝廉未有

樹也向所不得志于公者復甘心孝廉孺人益號踊吾安忍令先君子遺體爲他人魚肉所以綢繆撐距百于公初孤時執喪踰月卽遣孝廉從李天目先生學召其兄之子茂才鍾靈爲友孺人督課視昔加詳已爲孝廉娶婦而女畜之孝廉尋爲郡諸生孺人曰譬之作室若考底法而肯堂矣未之構也已孝廉居上第食縣官廩孺人曰是構矣不有垣墉塗旣茨乎孝廉服膺母訓孜孜如不及久之舉于鄉徙居邑屋孺人曰室美矣可以歌可以哭可以聚族矣夫誰使我有今日者而曾不得見也拜公之主號踊若初喪孝廉罷春官還則詔之必

與四方賢豪長者上下其議論而後學日益宜無如成均孝廉是以有金陵遊而孺人初產孝廉乳間著微核不疾痛害事忽墳起孝廉懼不敢離子舍孺人艱然不悅也是疥癬疾何所忌而作兒女子態辛丑之役孝廉飲泣戒途孺人亦泣而送之門可早乞一官吾猶得分儋石之祿爲粢盛以享而翁孝廉敬諾銓曹以其年方壯須再舉孝廉馳歸則孺人乳遂成巖窮醫藥之力二歲寢劇綿惛語孝廉吾得從地下以身爲而翁蓐蟻幸甚且道而事指數而男女若干人當爲而翁解頤又若見李公夫婦如生平乃瞑是爲萬曆癸卯四月五日年

六十有五公居約束脩至行恥以身爲溪壑內無強近之親傍無一言之佐蒙難而能正其志孺人咸有一德故褊心盛氣望而自消旣少有持之以儉菜羹裋褐晏然太牢狐貉之豐美也公念曾王父墓田冢舍在邑西郊歲時伏臘之費于是乎出獨王父缺如衆相仗莫應因以兄弟名田充之時祭餽餘族數千指匪頒必徧他問遺酬往寧非母曠性不勝杯酌而同人醉醒終日手談不較勝負居鄉黨悛悛言不出口理遣情恕事非一端有伏不鬪之風人無知愚尊卑樂就之病而爲之禳沒而爲之哭失聲者數十百人人人高公之行遂目之

高行云孺人慈良不獨施其子婦卽廝役扈養不以厲聲相加周急匡困行事大類公每食呼公設豆間之祭而後舉淚忽忽承睫凡三十許年無異邑嫠秉節而兼有立孤功者孺人爲最有司以例格未及旌綸綍之命則俟孝廉異日矣公名應科字子試別號又岡子一人卽孝廉婦羅爲茂才采女孫男二人伯培聘太學王胤庚女漳州守銘池公孫也仲坦未聘孫女四人伯字處州別駕周洪議其潮州別駕東華公孫也仲字太學王在子應銳余外父光祿卿虹塘公孫也叔字某某季以孺人卒之後始生孺人祔葬公右銘曰父無父母而有

王父母子無父而有母賢哉父雖無王父母必無忝父母賢哉母能代爲人父無忝爲人婦以是父無中壽以是母稱嫠婦未定者天人則何咎父爲高士母爲貞婦子爲孝廉沒而不朽人旣定矣天亦何負

程翁吳媪墓誌銘

新安多大姓而程氏最著由東晉至今最遠其枝分若篁墩新屯埜山之屬殆半郡邑而率溪最繁其人以什一之業冠帶衣履天下而楚最盛其以籍自占于吾邑者可三百人而萬昌公子孫最賢見川公者萬昌公適曾孫也始萬昌公游楚樂吾邑土風而相宅處之治產

積居比于封君至其子孫息益饒而雅尚經術比舉公
機悟道敏口授書誦輒不忘屬對如響少長攻舉子業
時有警語同舍生推讓之公益瑩精不衰甫勝冠父卒
矣第四人大者髻鬣小者孩提俚俚乎無所之于時維
揚有鹽筴竟陵有居貨新安有督亢田監奴少其主懷
二心公往來吳楚間勾稽營綜若不能分身縮地者以
故無接浙黔突而舉子業廢矣居恒事父母蒸蒸色養
不離左右疾則爲親嘗藥導進糜飲浹辰踰月不監寐
父沒呼晷擗踊聞見者皆爲泣下沾襟其卒也竟陵其
葬也新安僦賃無所不費儀物無所不豐然不以煩諸

弟諸弟直從苴墨之數而已母新安人也留新安兩庶
母竟陵人也留竟陵公父事母母事庶母居數年母復
卒諸子遠遊獨公奉訣已庶母相繼卒則葬母新安祔
父而葬庶母竟陵君子以爲孟之歸魯也孔子之合防
也太公之反周也季子之于羸博也皆是也諸弟可就
外傳則爲之具脩脯延名師可受室則爲之簡女士備
六禮度其有樹也而後析箸出入朝夕事必咨決有過
輒規諸弟惟所警欬稟承無失今皆以富名里中少弟
及諸子或以茂才或以掾史各舉其職長惠幼順戚戚
莫遠蓋六十年而頌哲兄世父功德者交相祝也與其

偶吳碩人如冀缺之賓也如馮良之君臣也既壯而始
舉諸子絕不爲姑息新安中人產以上鮮衣怒馬爲富
貴容逐少年之戲而諸子服食器用務菲薄勿令溢志
身布素蔬糗先之知畧輻湊觸事翔發應手命中里中
人有構出一語立平之卒不自多以掩其曹伍卽之貌
間然無崖異語媿媿然有區蓋也族與隣閔久不解公
在楚聞之蹶然此非吾所宜被髮纓冠救者耶趣歸召
集其人譬曉萬端事遂寢更爲婚姻家臧獲食指千控
縱其黠者率作其壯有力者器使其齷齪者其急義若
濁其應人緩急若桴鼓凶年饑歲發廩資貧者爲饘粥

食餓者蔭道暍者藏骼齧之暴露者助婚葬之不給者
三黨四隣望門得止望屋得食所盪滌疾蠱滋殖蕉萃
不可勝計疾革篋中券千金以往悉焚之春秋七十縉
紳學士鄉三老五更請於郡邑監司兩臺使者大宗伯
授高年爵一級曰公士表其門公洪于食而酒更無量
不省有醉時豐軀廣臂重頤大耳舌及其鼻望之岸然
偉男子也音吐高亮一發充堂故常少疾仲子伯統好
學善屬文而天公慟之因病矣會吳碩人稱耄諸子思
歸壽母而難去公公遣之往吾聞夫婦七十同守無間
吾東西南北之人也以天之靈而母幸及于月告存夫

一子不從政二口不預賦卽人主且眷然念之而況夫
之于婦子之于母乎諸子馳而爲母壽已于事而馳侍
公公迎門相勞兩得之矣居十日寢疾親知問者必厲
聲以對吾少席先人之遺長而式廓之有子五人有孫
男女十一人以年則幾杖于朝而又夫妻偕也吾何憾
恬然而瞑公之學於儒也以孤奪之良于賈也以儒緣
飾之米鹽煩碎舟車委頓小間未嘗不持一編咿唔旁
人竊笑之公不顧而最喜爲詩情景所會長篇短詠駢
衍豐沛新安人工于詩者王仲房吳次魯方仲美輩披
襟領契上下其音具在率濱社稿陸鴻漸茶經別錄新

安文獻集中卒之前數日猶爲詩二章以壽其友人詩
成而歌之鏘然如出金石日召諸子而訓之曰夫以我
賈而好儒而儒我我弗屑也以我學儒而爲詩而儒我
我亦弗屑也儒之道大矣何物蔑有寧獨賈儒之學弘
矣何事不精寧獨詩邑有學宮之役公損其橐爲助吾
乃不得與章甫逢掖之士執邊豆駿奔走乎留所不足
以貽吾子孫是役也所以志也魯國之儒一人兒曹非
曰能之願學焉諸子以儒賈以賈儒一門之內二業並
興吳碩人者同邑臨溪處士祐女年十六歸公公歲什
九在外碩人當戶率以雞鳴起縱筭而朝尊章供茗飴

澆滑性嚴整五尺之童不得窺其室巫覡之屬不得入
其廬紉鍼補綴和灰浣濯功等于下婢朝賦職夕獻功
惰者有常刑椎髻練裳不知其爲高年媪也新安婦人
奇妬母多而庶鮮碩人壯年有子爲公置副室若陳若
魯者孚翼其子人情難之諸子婦往往家新安不之楚
則姑實足賴也驟得公凶問不勝哀後公四十許日卒
萬昌公名韓韓生迪迪生大儉娶于何寔生公公名子
彬字用中生嘉靖丁亥九月二十有四日卒萬曆甲辰
十月二十有九日年七十有八碩人生嘉靖乙酉九月
四日卒以公卒之年十有二月十有一日年八十以卒

之明年某月某日諸子奉公柩歸新安葬于某而以吳
碩人祔子五人長伯紹次伯統次伯纘次伯絢一名世
俊次伯縉紹碩人出縉陳出其三魯出纘太學生絢與
縉竟陵諸生鵬培風豹隱霧進未可量也其婦博村范
子姑潭汪隆阜戴閔口項方口吳女子子三人婿隆阜
戴良宰溪東孫德譜五城黃時宇孫男子五人伯紹出
者之英婦坑口孫之夔婦隆阜戴伯統出者之華婦博
村范伯絢出者之芸之菟孫女子六人伯紹出者適草
市孫自洵沙園孫元翰字林塘范某伯纘出者字隆阜
吳其餘尚幼新安人重姓望故所婚姻皆聞家子女銘

曰華封祝三箕疇福五四異二同其實六數人每求全
天恒靳予兼兩故六程用中甫匪直六之更多多許有
婦齊年有孫繩武是操何術而畀純嘏孝弟立本信義
作輔躬行者儒寄跡者賈亢宗保世于吳于楚積不涸
倉藏不竭府豈天私人人故自取率水之濱封一丘土
生而恬愉沒亦安處銘者名也名不可禦

艾翁孫媪墓誌銘

五臺艾翁之卒也余時從先大夫梁邸中其子亨屬余
爲志墓又十有三年而配孫媪卒耐葬君右又十有六
年而亨與其子茂才必達必培始請爲合葬志是時亨

年七十矣先大夫先王父與翁往還最稔先王母楊恭
人復善孫媪歲時棗脯之餽不絕先王母操下嚴獨聽
媪言如嚮家人賴以免訶譴者甚衆余兒時故識之今
無一存者俛仰興懷良足悲也按狀艾氏之先蓋河南
封丘人南宋時延拜江西吉水尹以其籍自占故又爲
吉水人本支蕃碩御史鳳翔實其族自君之父鸞鳳賈
楚而於皂角埠最久埠在景陵東七十里而近田地善
可家故又爲景陵人娶于龔有子五人翁其叔也翁初
食貧媪以良家女來相之兩人務爲織嗇力作父母得
不失養母病力念其少子翁引與共爨食媪亦女弟視

其婦謝有無共之君小羨更好施爲繩非以給行者而媪日盥濯修祀竈方已舉子亨人以其爲善報已舉二女適唐崑王家會仲兄坐法當戍諸昆弟及里社皆避去獨以身爲扞蔽而媪至割其裝送供橐餽事解乃已伯兄有子章君遣之受經先大夫媪脫簪珥行脩如禮章卒爲博士弟子員而授其子醫先大夫宦越得越諸家方書翁請以督課之曰儒之效不若醫捷也翁卒後六月而亨婦王亦卒媪爲抱哺其三孫亨遂不再娶而媪年已八十諸孫少長謂其父曰柰何以母尸饗亨於是復有配汪方伯兄邁難艾氏如一髮引千鈞賴翁無恙

及諸孫中路失其母而媪更母之猶及見必達之爲茂才也諸兄弟子久之還定安集喪君與媪與亨同亨醫有聲蜀方伯劉公表其門予冠服復其家亨初聘於魏繼聘於董蚤卒無子獨王氏舉三子伯必達仲必培叔必選必達娶唐大黌女舉三子如芝如張如蒞張娶黎元善女培舉一子如蘭未聘選娶韓碧女舉子京源俱殤媪於諸孫中尤悽惻選亨奉其意以如張爲之後畀墓傍田供祠事君卒隆慶丁卯正月七日生弘治壬子二月九日年七十有六卒之年十月十有六日葬龔家山之原媪卒萬曆己卯十月二十有三日生弘治丙辰

二月二十有八日年八十有四卒之後二年十有二月
二十有四日合葬子以醫孫以儒高其閨閻河潤九里
澤及三族非翁與媪孰貽之今視其良旣爲楸栢之實
矣造物者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夫人之天卽
人也世衰道喪人情以友于兄弟爲難翁夫婦行舉天
性合于人倫卽無論施報是足術矣銘曰羹頡名侯沛
藏怒食糠覈肥伯所惡此令異居充逐婦閉戶自搗繆
斯聚不問射牛牛無斃婦妣禮法王胤祚授經諸子薛
播著對果流涕士安悟撫育有恩謝瞻樹周公作雅宜
兄弟兄弟妻帑耽樂未家人女貞利在筮九者善敗視
諸竈後來觀者尚爲瘞

汪元蠡程孺人墓誌銘

往余謁汪司馬先生太函周旋三月先生以宗子聖學
聖修從聖學爲舉子業教授家子弟聖修善隸書署書
而皆長於詩其後聖修從余入吳已入楚入蔡弁州下
雉新蔡諸先生皆稱說之而聖學詩道成爲于可遠相
國李于田少保孫以德少宰于文若中丞趙夢白文部
邢子愿太僕張德夫儀部所推許二子聲稱籍甚矣當

余內交時其父元蠡處士蒙大難幸以赦歸鬱鬱失志而沒家益毀不能葬而母與太母俱稱未亾人不忍以葬聞第時時飲泣談父之行事屬余傳之而諸先生若海內才人題贊其父象語甚具余目之人貌榮名世知有元蠡以二子也距父沒之二十有九年而母沒二子使如晉以葬日告且請志墓門之隧夫知元蠡夫婦父子者莫稔于余舍余志將誰屬哉元蠡名本湖少受易東海胡君翰爲舉子業斐然有意而遽棄之大丈夫寧渠持此博青衿向老博士北面乎太學先生皆金馬承明作者是吾師也則入太學而廣陵客部朱子价華亭

司成朱象玄金昌觀察皇甫子循里中處士陳達甫於之甚至所蓄三代遺器鑒別明審考訂精覈博古者無以難爲墨與箋濬發巧思合于往則好事者懷金問價縉紳學士聞其名造請麴至元蠡判其產盛供張爲長夜飲不醉無歸一日坐無客則不歡家人行賈真州真州之跡歲十八九客日益進舟車絡繹幾同郵舍然非所臭味白眼相向而數召青樓美姿首善歌舞者佐酒或一昔費百金不厭曰吾適吾意耳安能詘體事輦上貴人而對酒肉傖父強爲歡乎蓋坐是誨妬矣久之楚人有倅新安郡者直性狹中顧獨與元蠡善倅下吏訊

跡絳元蠡所睚眦乘是報怨遠戍太原而虞傷母心飾
衣履緘琴劔篋圖史若疇昔行賈然旣歸而母始知狀
爲團焦名之曰繡佛爲小閣名之曰金雞塊然獨處朝
夕誰問母啟居致甘毳之奉盡絕諸往還有閉戶思過
題門示諷之指焉其氣決賁育莫奪其然諾要領可捐
無論金錢東南人或借名以行而爲詩獨夷雅平澹出
入王孟錢劉間皇甫子安贈之詩茶向僧齋乞香從佛
供分多少囊金者還家獨愧君一時同賦者謂之實錄
元蠡在太原諸詩無憤世疾俗語至于并州何處是且
當故鄉看抑何醞藉婉致也別產子兩人舉遺貲獲倍

稱之息以爲功剖而三分之君子稱其長厚配程孺人
忠壯公後王父祖生父濟時皆倜儻有志槩父娶於詹
生子女十有五人而孺人長少閑女訓元蠡父鹽筴祭
酒兩翁相歡遂締婚好元蠡生二月而孤嫡母金與庶
母吳少者才二十有四吳卞急孺人事之謹卒得其歡
元蠡方富盛好客月無虛日宴會問遺倉卒立辦已舉
長子三女諷元蠡置媵元蠡不可而時沉湎狹邪中若
弗聞也者已復舉四子婚嫁之費悉手經紀元蠡不問
也自泰趨約外侮不小處之晏然兩子壯游大人成名
牽裾惜別輒麾之老婦閱世深必孺子而後可家寧至

今日子行乎子志吾行乎吾義而已抱孫抱孫之子若子孫婦內外訓誨一遵禮法二子遊歸平頭奴子所負囊多詩艸及諸君子之贈言爲母誦之色喜此倍于饗太牢衣文繡矣海陽人婦順母儀以爲稱首其卒萬曆戊申正月五日距生嘉靖丁亥十有二月二十日年八十有二寢疾神不亂惟日久告則以哭元蠡故以卒之年十有一月二日葬連塘山元蠡卒萬曆庚辰七月二十有二日距生嘉靖己丑十月十有四日年五十有三以萬曆乙酉四月十有八日葬八都東閣山子四人伯聖初娶中市金澤女季聖年娶峽東金某女皆先卒仲

卽聖學字敬仲叔卽聖修字永叔仲娶萬安鬱林判吳玄求女事姑如姑之事王姑也叔娶張村張攀女與姑儷德余自有志繼娶張某女女三人爲夏敞金繼綱張光翰婦孫子六人振宗娶于金顯宗嗣宗俱娶于程秩宗娶于吳禮宗娶于朱嘉宗幼孫女四人爲金高郎金有恒陳茲金夢龍婦曾孫七人麋壽娶其彭壽孝壽某壽鹿壽某壽其壽曾孫女四人未字夫元蠡豪士也以醉飽言語之故至褻赭衣而有程媪爲偶有敬仲永叔爲子天意將閔閔焉其後必有大興者志而俟之銘曰以俠賈名以名賈禍謂天也宏胡深督過居約能孝居

富能施謂天也高有善必知牖下正襟五十非天無成
代終懿哉程媪詞賦之業爾則造端惟仲與叔發言如
蘭父視其子人視其友史無虛美爾名不朽

程高年吳孺人墓誌銘

海陽盤石程公名詮字德平以嘉靖丙戌三月二十有
四日生以萬曆戊戌十月十有四日卒年七十有三配
吳孺人名英以嘉靖辛卯二月二十有一日生以萬曆
壬寅八月九日卒少公一歲公事父母烝烝色養無違
病則致其憂求醫翼全夙夜匪懈事伯兄溫恭朝夕家
政大小咨決而行已自奮曰吾聞范蠡楚人而之陶爲

朱公倚頓魯人而適西河以興富於猗氏蜀卓氏趙人
而求遠遷致之臨邛大丈夫有事四方柰何局趣牖下
依倚他人生活夫武林金閭東南都會也俗雜好事業
多賈可用吾所長矣遂賫裝賈吳越其道在觀時變節
狙僧較諸賈爲廉而贏得過當旦出而道有遺金跡其
人反之請分所遺之半公俛而笑吾利在得金孰若不
與吾幸有餘貲寧屑此其人頓首塗中願爲兄弟聞者
高公之誼益心附焉已賈淮揚治鹽筴諸賈人爲姦利
不可勝原公獨守故常日計若不足久之諸賈人犯禁
相坐惟公不染於辭而收倍稱之息器備無重玩好不

作車馬從給不爲漏卮亦不爲樸滿更繇租稅先期受
事歲時伏臘祭于寢祭于墓豐物備禮焉所見聞篤老
而饑寒者死無棺斂者緩急稱貸者施助有差負販之
子持小物不復評價隨語與錢嘗曰吾所損若九牛拔
一毛彼所賴多矣里中路詰屈爲石道屬於汧川列樹
以表列亭以憇又爲石梁以濟要津與人誦之子壯公
傳以政日與諸昆弟故舊燕娛園亭間而數課子吾家
代以儒顯及吾之身未遑竟業命伯子爲儒士隸宗伯
省仲子游成均諸孫習博士家言公時詣塾聽其誦說
而心賞之生平與人無競鄉有訟爲居間必釋乃已邑

令江夏丁公奉詔以高年賜爵顏其堂曰尚德禮之鄉
飲賓寢疾子孫問何言曰治生莫若勤儉立身莫若忠
信此吾所常談也遂卒吳孺人父元福元福子皆媵出
而適舉孺人知慧不凡喜而撫之若女中英也因以名
焉相攸數十人才公而字之笄而歸佐公奉舅姑詞色
婉婉如恐有傷喪祭從公執事唯謹其操作勤服用儉
與公合德公性剛毅而劑之以和子婦臧獲溫渥款浹
有大過切責無所容終不予朴公出遊千里外積歲不
反孺人當戶慶弔酬往尊卑遠邇踈數隆殺無不切事
情中體式其于妯娒嫂婦女公女妹出姪婚姻之屬往

往厚施而不斲報貸不問償顛連無歸者恩卹有加鄉
隣翕然稱之諸子儒衣冠而見必詔之曰士所當爲不
止此公有從子子之若已子恒指天而語子婦夫者婦
之天也天可忽乎公卒不勝哀因遘疾子孫環泣請禱
請醫不可死生有命無復爲煩吾得從先公地下幸甚
請所欲言曰不聞先君子治命乎顧力行何如耳伯子
宗洽禮部儒士娶吳復前女仲子宗涵太學生娶范集
女女一適平涼別駕吳繼茂封孺人孫男五人家屏娶
吳繼福女家麟聘鴻臚吳繼鳴女家鳳聘吳文元女家
泰聘某女家慶聘太學生吳繼可女孫女五人一適范

玄壽一適吳正學子純典一字吳繼可子明鎮一字范
方伯涑曾孫遇時一字某曾孫男二人元生仲生曾孫
女二人一字吳太學明春子道一字某蓋海陽世家程
吳爲冠程自梁將軍靈洗孫炳遷富溪公大父慶院公
博學多文父達陸公有處士之義吳自唐御史念居商
山商山富溪相去一舍兩家世締昏而州大夫吳公繼
京實公外生以循吏著聲謝不待年公與安人狀皆大
夫作言信而有徵其弟繼可其猶子明時明翼明本文
學賢良從余遊久以狀屬余志志所臚列吳氏悉大夫
黨也墓在里南東干銘曰豈無文儒而行或愆豈無富

貴而命或不延豈無胡考而後嗣或缺焉於戲程公賈
名儒行孔釋齊年子孫多且賢刑于其偶福德亦然人
可能也不能者天於戲程公天人全

汪長公吳孺人墓志銘

汪長公之卒也司成馮開之爲狀其偶吳孺人之卒也
從兄太學仲嘉爲狀凡十餘年子一涓將舉葬事介仲
嘉士能兩叔父以志請余從司馬先生游悉長公父子
久矣先世自越國公華著于歛後自唐模析爲十六族
松明其一也司馬號爲世叔而傳之者曰良榕字文盛
是生長公名道喚字奎卿少司馬一歲自孩提以迄幼

學出入諷誦無不相借歡若同生父以鹽筴賈甌括未
五十歸老以授長公才數千緡長公酌天時察物情量
軍興緩急先事而爲之計得息三倍已謂澗褊小舞袖
不足迴旋淮揚舟車四達萬里是范大夫之陶也可舒
勃吾所欲爲矣季父文材不從乃留三之一畀季父居
浙而以其二入淮某子甲心知長公能以貲附之不數
年乃大贏父大治第宅費不貲悉倚辦長公長公亦入
貲爲郎當拜叅軍以母卒不果行而父召與其弟道曄
析箸曰家具增於往微爾兄力不至此今所畀爾視先
人畀我者過當矣久之父亦卒長公喜客客無貴賤需

其津潤比年五十稍歸某子甲子母錢而餘金付吳孺人第息之構別圃廣陵郭外具池亭花竹之勝日飲亡何付者不忠所事乃分授諸子吾效陸太中大夫矣獨計君子先宗廟後居室先祭器後用器吾不敢自封爲室祀曾祖考以下四世小宗季子請候豐歲卒不可室成而公疾作卒矣初從王父守庸公見司馬長公于童年喜曰吾先世樹德以二兒高其閨閔司馬貴長公富皆如其言司馬居母喪歛令四明陳公來弔陳故與長公舊練坐定長公宣言曰人道歛難治殊不然治者難得廉吏耳誠如武陵姚公治歛歛何難客皆吐舌長公

氣彌奮令亦賞其直率長公始娶於鮑生子一源未幾鮑卒以吳子欽先生女良姬繼是爲吳孺人子欽九歲童子叱縣吏爲博士弟子力能抗博士先生無禮者司馬所爲傳者也孺人歸媚于舅姑姑愛少兒少婦孺人身下之而娣愈驕不可忍恚欲自殺起剔佛前燈三起三滅恐而投繯絕家人覺救之免旣而姑察其故叔娣愧又與叔郎小嫌死而孺人更哀之釋其舊憾長公客越父家政嚴亡尺帛貽孺人孺人菲衣惡食不厭比入淮稍具筭珥然不恒御有丐貸者輟其釵直三萬錢予之不責其負更貸復無所靳里婦嫠者病者死者饑

寒者里老無歸者閭閻負販無資者行乞者日夕盈門
美其號曰惠碩人先後乳男子五人一治一鴻一藩一
渭一濛女子某人一治未昏而天一藩夫婦相繼天一
鴻七尺軀馳馬試劍從擊胡累功爲金吾尉結客倍于
父客奉仰給孺人不三年孺人私藏盡矣而鴻病死濛
好學嗜義亦好客早死渭有子國士國華如栢復天孺
人殷憂不解獨濛諸子與渭子國政國政有子壽孫而
政復天孺人不勝哀病不起矣長公貲中落罪有所歸
以孺人之篤愛其弟也置不問而孺人深念吳氏孤女
每食必問安否家人曰安乃食其子一源不啻若自己

出一源娶鮑氏有子國裕娶鄭氏有女適太學生吳允
文有孫二廣成廣居廣成娶吳氏廣居未聘有孫女五
一聘吳氏餘皆未聘一渭娶蔣氏有子皆天見前國政
娶吳氏有三女適吳秘書子太學生翔鳳女先死次適
太學生鮑元宸次未聘有孫一卽壽孫未聘側室晏氏
生女一未聘鴻更名超先娶黃氏繼潘氏有女二適縣
學生吳士諧府學生程明元一藩娶黃氏一濛先娶羅
氏中丞應鶴公從女繼吳氏有子三國申娶吳氏奉常
應明公從女國常聘吳氏國光聘胡氏有女一適吳最
旦長公失鴻濛已自愾邑而尤深惜國華比喪吳孺人

益少歡趣遂卒卒以萬曆乙巳仲夏某日距生嘉靖丙
戌仲冬七日年八十孺人卒以萬曆辛丑仲冬十有一
日距生嘉靖辛卯仲秋五日年七十有一葬以某年某
月某日墓在某渭事父母孝能徵言以垂不朽五子不
滿隅一子可滿朝有子如渭奚必立朝然後顯親哉銘
曰壽富康寧好德考終猗與叅軍五福攸同其妃相之
肅肅雍雍其冢耐之洩洩融融子孫千億以宗有功何
歉乎司馬知人哉守庸公

出一賦嬰醜凡貳千國嶺嬰澳凡貳文獻太學主吳介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王母魏淑人墓志銘

今方內五尺之童能屬文者莫不推王弇州先生而不
悉其人先生累世公卿所居江左佳麗地風流自賞時
露之篇什間意必饒聲色之奉而實不然從先生遊者
悉之而不悉其有魏淑人助也淑人卒子兵部郎冏伯
文似先生狀其事萬餘言而胸臆約結不盡吐踰四年
始以屬先生通家子某曰吾先君夫婦之懿不肖孤母
子兄弟之情子善爲我辭而勒諸墓石按狀吳有名臣

地
魏恭簡公校者淑人王父行也恭簡公無子子兄弟之
子而獨愛其從子太學君縝爲擇婦得嚴孺人是爲淑
人父母淑人生而姿貌令秀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
視恭簡公愛之過于所子者之女于時無錫鄒氏與大
司馬王公俱求婚恭簡恭簡以所子者女字鄒而以淑
人字弇州先生恭簡沒先生入臨年財十有八已登賢
書恭簡夫人從帷中窺之撫棺哭曰爲吾孫女簡美對
而不以適才流若王氏子者何也明年來歸年甫及笄
而姑郁夫人故嚴重難事又心少淑人瑣科條不休淑
人自修飭終不以柔曼取容司馬語夫人新婦有郝鍾

禮法母督過也先生成進士尋除比部郎淑人至京師
舉子果祥甚慧而天司馬郁夫人傷之亟欲抱孫于是
如淑人者李若高以次進矣先生慮囚江北過家還朝
夫人留淑人而以李從先生弗敢逆是生問伯司馬聞
之弗善也馳使趣夫人攜淑人北淑人見問伯欲身乳
之夫人謂新婦不宜子不可明年舉子榮壽司馬熟視
不憚是將復爲果祥已而天淑人哀榮壽不若果祥則
夢問伯爲果祥後身日詩負之自寬耳司馬爲佞相所
中下獄先生觀察青州棄官走闕下請代淑人倉皇還
故里司馬尋被害先生哀瀕死三年不茹暈不入內淑

地
人之執君舅喪猶先生也郁夫人以司馬故倦內政而
傳諸子婦愛淑人姊婦章安人淑人不以其故恚望事
姑彌恭長女歸于華以免乳夭淑人不勝哀而高舉仲
子驪罔伯復有母翁駿夫人嘆曰他人多子而新婦且
哭女何命之薄也稍憐淑人而夫人尋卒淑人之執君
姑喪猶君舅也先生三起家爲藩臬爲太僕爲中丞司
馬司寇先後二十年淑人謝不相從而當罔伯生後十
五年後房無夢蘭者淑人慮兒終鮮市一婢以進偶有
小過譙讓之不能受淑人言于姑冀薄創耳姑迫先生
必逐之婢大怨望其父母強使他適卽毀形臥不起凡

十年先生重違母意不復收病且死用邑父老言置之
別室以斂淑人悔婢子死實由我遂謝病不關家事先
生晚年居弇州園及恬淡觀益與妻子疎令三子析箸
而淑人與驪同宅家人輩心儀淑人豈以仲子爲子耶
何獨此子依母也而淑人卒不可得親疎至爲仲子治
宅傾筐倒篋若不繼壹鬱損匕箸病見端矣一日忽尸
蹙兒女環左右泣頃之蘇而以手授罔伯執之諸子請
更番卒不許如此者三日而先時先生臥弇園之爾雅
樓樓下若有物厲聲三呵召罔伯而語之故此爲咎徵
而淑人病當之自是多蓐寢矣先生乞長休告見淑人

而顰蹙若生死不卒柰何而先生顧先卒淑人不能成
喪滄泣淋漓枕席而已淑人事先生莊兩頰白相對移
時常不發一言罔伯既娶婦矣其母見淑人猶侍立罔
伯跪請曰婦坐而姑立禮與乃命之坐病困矣罔伯與
少女在側忽面赤若不可忍微語女吾痛欲發聲柰汝
兄何而數訓誨諸女女子母輕假丈夫顰笑吾少年從
汝父官邸欲謁汝王母適大雨庭潦盈尺橫一木過蕩
而恐汝父手引我忽見汝王母慚阻幾墮水其矜持如
此諸子婦謁有時禮有等而使女奴微之或比肩坐若
笑言啞啞則愀然不樂諸子婦不省也其後罔伯聞中

藁言不欲傷淑人心秘之而島寇犯朝鮮都護來募兵
驪以家僮應募身與三五少年方舟往來江海上有告
變者中丞捕驪淑人大驚既知狀乃諭驪婦無恐尋當
白口語籍籍謂罔伯不力救淑人言兒嘗與我計口舌
爭無益靜以待之至誠以感動之可耳藏怒宿怨所不
爲也吾信吾兒深不若曾氏母猜者語塞會某中丞彈
事有蒙世大詬借名生奸之議罔伯因上書中丞乞哀
中丞察其指爲弛刑事小挺驪婦請歸寧淑人艷然不
悅何念母家而忘獄中人乎以語罔伯潸然淚下交頤
也淑人善知人三女夫爲華叔陽朱紱華之文謂叔陽

地
類衛家兒非遐福器謂紱長者貌雖寢祿固未艾卒如其言少女以淑人病修齋誦經而之文挾兩婢子去少女不勝憤白母則慰之若未有子何以禁壻不畜婢女曰阿翁在壻那得爾則責之夫者婦天以父驕夫違天不祥少女其所甚愛也或與驪小有言而視驪殊不減女驪依淑人日久而視罔伯殊不減驪駿以郊居不時省母而視駿殊不減罔伯罔伯從弟騷淑人有顧復恩舉于鄉而喜可知也諸夫黨母黨尊卑遠近情文隆殺毋綺重逆施卽先生以爲難淑人笑不至矧言不出閫曙于大義而恥小慧自見從夫從子無令人以私惠歸

德尊章娣姒諸姑伯姊下逮臧獲事有不如意者地忍之不動聲色人莫窺其際始而疑中而安久而信沒而更見思也季子駿美秀而文哀淑人不勝喪天矣淑人生嘉靖庚寅某月日卒萬曆丁酉正月二日年六十有八前三日諸苦都盡竟體鮮潔口鼻失正者復如初就棺神色皎然開士達觀聞之曰今魏淑人殆昔之魏夫人也遣其徒焚香誦偈作禮而去先生弟太常敬美雅敬丘嫂而王解元辰玉爲文壽淑人頗悉其隱德罔伯弟故遜太常而臨文不得如辰玉不諱又深悲淑人以貴家女爲貴人婦若母而五十年無伸眉日抱病居十

之三身遭人倫變幾不自明而知子者惟母是以狀數萬言而猶欲然未寫也罔伯名士騏舉進士爲兵部主事以先生病請急歸十許年不謁選人娶馬氏士駿娶嚴氏士驪娶潘氏罔伯二男子瑞庭瑞鼓俱先娶沈氏出瑞庭娶潘氏瑞鼓聘包氏爲駿後二女子一適嚴材一與二孫女俱未字銘曰矯矯太常故善論秀相女士攸乃得司寇司寇名世伉儷實難懿厥哲婦利貞闕觀摯而有別如彼睢鳩無懷與安令名靡偷太常賜謚恭簡固當一德不懈敬順事上淑人生平二者兼之婦謚古有請謚以斯宅相非甥門楣非女載錫之光見賢內

舉司寇新阡佳氣輪囷登者肅拜施及淑人

曾司空元配劉淑人墓志銘

代

始余爲吏部郎與今大司空吉水曾公同舍故事吏部郎多闔扉謝客而兩人獨數相過不厭司空元配劉淑人者炊黍烹茗佐談竟日夕以爲常兩人旣歡若同生卽內子事相慕也余賴司空胥由無速官謗積資至御史中丞與司空畧同而會有所齟齬乞長休告屏居里中則司空亦遭謗歸耦淑人耕文江之畝矣久之司空與余後先起家而內子卒淑人謂司空兩君生平事時相當妾從此逝矣無何淑人卒司空哀不勝手狀其行

事徵銘于余余以司空稔知淑人賢以悼內子知司空不欲朽淑人乃爲之志其墓曰淑人名某安成竹江里人也父瑗福州別駕祖壬邑令壬弟丙南大司空謚恭襄曾祖敦翰林孔目高祖實守南雄皆名臣事載國史郡乘中而別駕治福州居二年抗節忤部使者棄官歸時與鄒文莊羅文恭劉三五諸君子講業青原山石屋中劉氏之盛甲安成以此別駕配顏宜人爲郎中如瓌女嘉靖甲午正月二十有三日生淑人淑人生而婉婉父母憐愛之稍長授以女誡孝經輒通其故而司空父方伯公故與別駕同舉司空齟矣無所委禽里人有善

別駕者以淑人聞方伯公大喜曰余爲禮曹郎見恭襄公二子儉素有父風別駕砥節如恭襄是宜有令女謀之配某夫人亦大喜因自爲書抵別駕締好別駕敬諾後十年來歸別駕爲八誠遺之曰孝曰敬曰順曰儉曰慈曰惠曰簡言笑曰嚴取予淑人誦之終身不衰司空弱冠爲諸生負篋從師歲不數歸歸與淑人相對無媿媿兒女子語別駕初遣女橐裝極豐蓋知方伯公廉司空弟妹衆冀以資之耳淑人謂司空君績學不問家計安用此爲吾聞內則有遺婦蘭茝者必以薦於舅姑君其行之自是方伯公有窘取給淑人他日或償其直竟

地

謝不受曾氏之老無不嘖嘖新婦賢也居四年方伯公疾革召司空而語之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若婦孝弟吾無患矣司空爲方伯公家督某夫人春秋高一切屬淑人淑人言不出閫外而事備舉已爲司空弟婚已爲司空治第連湖奉母已爲司空葬方伯公已爲司空少弟聘拮据日昃不遑食左右諫少休淑人譬曉之曰吾所奉先君子之教與舅氏之遺訓政唯今日其何敢自愛最後某夫人卒扶櫬南還勤瘁彌甚司空郎文選淑人嚴局鑰勅家人毋與門者通郎繇此顯名後忤執政免官淑人無愠也司空客日進張具樂飲屢捐簪珥佐

施中外屢推轂司空司空就徵還朝淑人不欲行強之甫就道抵都踰月而病踰年而卒是爲萬曆乙酉六月二十有三日得年才五十有二初以司空任主事秩滿封安人又以郎中值東宮恩封宜人又以太常少卿值登極恩封恭人卒之明年又以少司空秩滿贈淑人爲恭人時入賀

慈聖

仁聖二后賜綵幣戚黨榮之淑人體羸歲乙卯生女鳳英尋夭自是不復孕而爲司空擇宜子者進之得劉姬有子之可貴惜引持若自己出之可哭淑人逾於其母

地
云余旣已誌淑人而嘆今學術之謬也古學者不言而躬行修其身以齊其家使婦孺化之今士高自標幟將戶說以眇論闕其室則婦姑有勃谿者矣安成人號爲儒者衆至別駕而有青原之學余觀淑人備有闡懿大抵皆八誠中語是必有不令而行者豈窾言無可相引乎方伯公以恭襄二子徵淑人賢善哉能觀人矣皆足術也銘曰安成劉氏五代濟美乃有女士嗟方伯公與子司空營道術同淑人乃來鳳鳴孔諧天作合哉旣稱賢婦亦稱賢母豈惟天授父今生我舅兮知我夫兮成
文帝四命之象服是宜爲中間規無子有子無齒有齒

德故之以司空悼亡無逝爾梁終借爾藏不腆伉儷如女兄弟後先卽世墓門有勒彰爾懿德寄余私臆

劉司空元配李淑人墓志銘

沁水司空劉公卒于官

上咨悼輟朝命冢宰予贈宗伯予祭司空予葬葬于某又七年爲萬曆戊寅三月二十有二日公元配李淑人卒子文學用相疏請啓公之窆以耐而俾余志隧中石余少借公讀秘書綰帶而交且四十年嫂事淑人習其間懿晚得仕公鄉適與淑人喪會疇昔同館兄弟物故十七存者六人地或風馬牛不相及志淑人者故宜在

地
余淑人蓋沁之李村人也族最蕃碩因以名其村父西
岡翁景暘娶于楊是生淑人母夢星隕懷中遂有身至
大期時夢天女乘雲冉冉下衣五采肅拜而前自通曰
淑人寤而異之以質里媪卒不省淑人爲何然心知非
田家女矣嘗與諸女立巖下巖崩諸女僵仆久之始蘇
淑人獨無所傷又嘗失足井中家人分必死縋而出之
無幾微失色父大以爲奇里有富人子聞女多貴徵介
媒妁通言悉謝不許而司空公方卅受詩故給事李鳳
岡公兩李公同里閉語父若爲女相攸無如劉郎父時
過給事塾中見公眉宇非常則益大喜若誠快婿亟許

婚數以算器食相餉淑人筭又四年而後歸三日而執
中饋綆汲春杵治尊章飲食餉田者黍肉晚則剥柿裝
裹手甲盡脫也司空父故爲掾已爲賈折閱粟不足將
嫁于四方而王姑復好施顧其室懸磬矣淑人出奩資
供甘毳賜予司空力學夜恒達旦淑人操作以相不少
懈慢旣爲吉士同舍郎遞治具家有女奴可供刀匕必
躬親之司空除給事中論時事拂宰執意宰執非時察
臺省盡斥諸異已者公亦中考功令謫丞蒲城余與同
人往弔相對泣下沾襟淑人獨寬譬公人不負丞丞何
負於人君直聲震天下勝九遷其官矣司空謝曰若婦

地
人而有丈夫氣趣駕行會大雨雪戒家人諱言寒無傷
乃公心歲餘遷盧氏令益明習吏事治文書日昃不暇
餐執掌嬰疾已遷比部郎疾滋甚淑人晝夜瞻察起居
理藥餌累月不稅衣而寐良夜私飲淚籲天請以身代
日不肉食冬不暖衣迨公起後十年如故至備兵易水
公念淑人非壯婦比強之始絮緼袍而手製襦數十百
事乞號寒者歲爲常每以除夕召鄰之嫠老者廉問一
歲所資具爲區處使無乏卽受券不責償憂文學終鮮
爲公置抱衾裯者娣姒若而人相得終身無小有言訓
諸女女孫若僮僕以嚴正爲本然不聞詬詈鞭朴聲初

以公比部郎考績封安人再以督學使值

皇太子生行慶封恭人三以少宰封淑人夢祥信矣其
勤儉無改於舊司空清白著聲河漕使者供億輻湊裁
其半余過濟上候公臥內布被竹簟多所敗缺屬公病
困熟寢不欲煩以應對須之移晷內呼茗出啜客差別
于水而已公晚年精研竺典淑人從之禮大士像閉戶
跏趺而坐正綿愒時誦心經子婦叩以家事不答距生
嘉靖乙未二月七日年七十有四子一人卽用相文行
紹其家娶韓繼霍女女三人爲何遵誨王洽張洪猷婦
孫一人一衡孫女四人爲韓榮賈希洛張銘婦其一未

地
字何賈皆茂才王與二張皆孝廉銘曰生從天女豈其
前身沒奉大士豈其宿因敬共夫子孝夫子親既貴且
富無忘賤貧夢以淑人封以淑人命婦壽母子孫振振
名與實賓德與福鄰是爲顯道志此貞珉

盧夫人墓志銘 代

盧夫人之歸中丞霍公也甫笄耳而公方治兵肅州逐
虜徙王庭幕北斥松山地可千里夫人日夕請命于天
祈我士馬無奸命以貽公憂或宿昔不寐坐遲捷奏而
皇壽上功大司馬晉爵二等夫人因有今命云已公部
汝洛孔清渠良苦中人司礦權者勢甚張民卒瘁思亂

爲調護幸無患已公填撫雲中虜王病部落生戎心卒
就我罄控款市不敗公每退食有憂色夫人輒問故公
時以策試夫人亦輒有言而

皇孫生上

太皇太后徽號大賚羣臣夫人從公中丞秩四品更號
恭人其猶稱夫人者從所尊也公母夫人春秋高復善
病輦之來雲中不耐寒虜王物故嗣者西行未反疆吏
戒嚴公疏請歸養母不許而令夫人將母還里第無何
以脾疾卒訃至公不勝哀手狀其行事以屬其友人某
使志墓中石曰吾所爲哀吾婦者非以佳人難再得又

地

非傷其年之不永也吾嘗邁疾狀甚惡婦長跼而泣露
禱北斗下矢一年不御肉食吾尋瘳婦病而吾不得調
方藥婦沒而吾不得視含襚敵體之謂何然猶吾私德
也吾有母千里而遠飲食臭味衣服寒暖之宜惟婦能
酌之疴癢抑搔起居早晚之節惟婦能相之吾有女弟
母所鍾情不幸左臂半枯母以此邑邑少樂惟婦能周
旋之吾歲時拜母婦出其刺繡粉悅繁褰衿纓履襪之
屬以獻母稱善喜而納之爲西王母觴觴母祝母年與
西王母等母喜而醕之居無私貨私畜私假與容有之
必以白母乞諸姬諸子女母喜而許之來日無多吾母

恒視蔭而悲惟婦能樂之吾諸兄弟姊姒貧賤豐約至
不齊也往還問遺人情易生得失惟婦能諧之吾始娶
于李無子再娶于康三娶乃得婦吾又以亟生子納諸
姬諸姬年長于婦所生子年長於婦之子人心不同有
如其面惟婦能一之不然而已矣婦旣抱子媵非乏人
也復擇宜子者閻張二姬以進曰則百斯男寧厭多乎
穆木螽斯古稱絕德或齒長而無子庶可勉焉未有年
不踰二十而能無如其身嘗字未艾也而冀他人多男
者惟婦能行之婦生平大致若是諸小善不具論婦孝
于姑而吾不媿子婦和于先後而吾不媿兄弟婦慈于

地
子而吾不媿父婦宜于諸姬若家人而吾不媿主吾仕
宦居邸不數月居家不數歲而婦代爲政吾不媿宦吾
婦病實以侍姑及小姑疾故吾逸而勞吾婦以至于死
吾安得無哀又安得以牀第私爲嫌而令婦沒沒無身
後名某與中丞公皆畿郡人後先仕於朝肅汝之役承
乏踵公比撫晉陽倚公雲中爲屏蔽以是公家範官箴
耳目暗記甚備夫人父曰可傳以明經貢於朝凡六女
夫人最少貞靜婉嫵慧辨韶令父教無違焉盛年歸公
貴倨矣能廣夫室之愛開祚胤之原至馭臧獲嗃嗃斷
斷以嚴見憚蒸嘗祖禰宴饗賓客佐公一比于禮某恒

述以風勸內子輩深相慕也公刑于誠有道顧夫人少
成若性人力不至此矣夫人卒萬曆丁未閏六月二十
有一日距生萬曆壬午六月二日年二十有六生男一
名叔琮于序爲季其出康夫人者叔瑄也出諸如夫人
者叔璉叔珩叔璋也叔琮瑤環瑜珥必爲令器焜耀夫
人之望將在茲乎公以夫人卒之年十月二十有五日
窆西郭先塋之次銘曰有齋季女倏爲人婦倏爲人母
匪直也婦爲名臣婦爲天子命婦匪直也母爲衆人母
爲賢母胡興之驟胡畀之厚留所有餘以貽厥後其世
無窮其名與久非以生存非以年壽

祝母周恭人墓志銘

余兄弟從海寧祝氏成進士者爲潯州守子遷粵僉憲耳劉備聞其門風蓋有周二南之化焉而耳劉王母賈太安人百歲母周太恭人近之子孫福祚方內所不多有耳劉以名進士知隨州恭人魚軒從余隣國人也父老子弟道恭人所以訓誨隨州狀甚著歲饑民流溝壑如舉柴盜賊羣輦脯巨人而炙嬰兒邸中無所得米米或雜糠覈恭人歎曰吾恨不能以此分食餒者忍求多乎耳劉毀服徒步奔走羣望爲民請命恭人亦露禱中庭每發廩歸問所賑幾何人全活幾何人爲憂喜蓋事

旣而母子貌爲省瘦也尤軫卹諸獄囚寒暑之不時賜以薪火緼纊水漿藥餌耳劉治獄多平反以奏恭人恭人爲加餐比歸越號泣聲徹棘墻孰有緩我須臾死如太君者哉耳劉政聲冠江漢間所從來矣恭人不第善成其子且善成其夫夫中憲公爲比部郎二三戚黨居津要可夤緣徙他曹恭人曰君乘羸馬入署治事歸則持一編誦如儒生夫非羔裘素絲退食委蛇者耶賓客輻湊馬游龍車流水視之若浮雲也中憲公大笑卿言得吾腹中事諸貴人過從中憲公未嘗卑節下意其女奴來候恭人者啜茗而去三載考最恭人與姑賈俱封

安人而出慮囚江南江南善造請關說海寧相去近諸
猾竊借名爲利恭人勅舍中兒無窺市井諸郡邑胥史
逡巡林間外不敢入中憲公請讞精明平恕事竣擢汝
寧守恭人嫁女公子三人奉賈太安人之汝寧汝寧崇
王封國王故賢時伊庶人方得罪中憲公執法不徇王
中猜不自安兩郡佐從京朝官左遷貌相亢恭人燕居
請公於三者加禮焉而公忽病矣就榻前治文書不休
恭人謹筮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求多公者微之不可
得公入覲卒京師恭人欲以身下殉賈安人曰將置藐
孤何地恭人泣受命悉却郡邑賻先君子不家於官未

亡人何敢家於喪中丞吳興蔡公直指南海龐公聞而
高之授過所遣材官護喪有司以次續食恭人痛創面
苴臬杖而後起虞傷姑心私揮涕浹苫塊而已浮淮入
江無風雨波濤之患人以爲恭人精誠所格也已葬封
樹華表具舉而舊廬圯敝特甚遷橋李一日有徐孝廉
升堂拜曰故尚寶公履祥子泰時也師事中憲公恭人
見之謂公此他日高第弟子古人重知我與生我同是
以來謝徐後成進士爲光祿卿寓橋李十年復還拓故
業而居之蓋恭人拮据自洙渚龍陽三遷矣賈安人卒
恭人襄大事倍敦而族子侮之數挑釁耳劉艷然則遣

之西湖兩山中治業曰多行不義將自斃耳兒以湖山靈秀爲襟抱母聖市塵俗氛其識度宏遠類大丈夫矣恭人春秋七十而母朱孺人尚在耳劉自隨州擢武選郎移疾歸會朱孺人百歲恭人率耳劉繡服稱觴里人榮之倭寇破朝鮮大司馬誤聽細人言啗以封貢廷臣暴其罪下詔獄恭人趨耳劉北上若司馬官屬寧得付理亂不聞老婦健不減若王母遂領舊職攝諸曹贊籌畫驅酋關白出境朝鮮復其所擢僉粵憲恭人進今封拜慶之日正八十耳劉奉翟冠象服六珈之飾五文之誥以進又以袁太史劉給諫輩所爲壽言誦侑食恭人

曰吾孱弱婦閱歷三朝帝三錫命若爲報謝是在孺子若友袁太史輩故言之耳劉入粵踰年以賀萬壽過家恭人色喜嶺海瘴癘兒無恙來歸且以桂蠹荔枝食我幸甚耳劉旣事復䟽乞終養報許恭人不悅曰所惡於絕裾者以非母志也我力能從兒萬里游心殊樂之何自畫爲雖然兒報母日短報主日則長矣耳劉就養無方十有三年而恭人卒年九十有四越人稱恭人純嘏耳劉純孝云恭人出廟灣望族父我泉先生有鄉曲之譽母朱孺人亦名家女生恭人所善自女紅外聽古昔嘉言懿行於心終不忘先生好白香山程朱理學家詩

酒酣朗吟恭人側聽成誦百餘篇于歸時中憲公父宦
豫章恭人任家政夙興夜寐先僮僕操作事從姑諸娣
姒挹遜款洽無間初終中憲公居父喪不勝哀病失聲
願指示意輒解調藥物治病請於神願以身代病間贊
之葬祭如禮服除爲公車藝良苦請小休不得則延老
儒生取稗官小說家坐幕外談說之雜以諧笑中憲公
忘倦也家華腴身命婦而服御儉素嫁時衣浣濯七十
年如新有靡麗尼奇者斥之此身之災也不敢服以見
當大羞耳劉命家人爲堂四楹待賀客制稍侈曰作法
於奢如後人何撤材三之一較計繕修之費無令消功

單賄祀无則牲牲肥脂粢盛豐備於賓師尤虔雖豆羹
片脯必寓目品嘗之勅執爨者毋失晷漏期四女先卒
所遺外孫男女恭人視之如其母如其王母也中憲公
從父郡幕公子孫徙出鄉數使人酌酒其墓或曰是不
嘗甘心我者耶恭人曰往密孺人遇我不薄吾不忍其
鬼之餒也里嫗過必授餐而內餒餽其袖中以歸貽兒
女孤獨疾苦乞貸者委曲周卹無倦臧獲數千指勞之
而數休之飽食煖衣務饜所欲冢孫屬文而負劍詔之
曰夫文猶吾刺繡也五采章施而不亂猶吾尸養也五
味參和而不偏學士家異之是論文指南車矣支屬子

姓若姻戚來謁士則勉之力學農則教之治生嘉善而
矜不能有如逋蕩失職督過不少隱其始甚愧其旣乃
思恭人言藥石生我矣晚奉西方之教事大士齋中侵
晨拜誦心經一周雖祁寒暑雨不易曰吾求淨見在心
不爲因果福田謀也暇則從一婢子行田間省桑麻望
之者以爲女仙故無病季年稍克耳而能射人意人不
敢謾卒之年左股與鬲作楚不多飲藥日必盥櫛或呼
浴或飲水一夕語耳劉我壽寵得沒事若王父母若父
若我父母地下若生平歡徼天之幸厚矣無可遺若有
若父一象笏在耳劉垂涕不能對徐曰我無所念無所

苦若男子安用悲問今日甲子爲何至則行矣遂瞑顏
色如生如含笑者內外宗與隣里鄉黨以其班來哭盡
哀萬曆壬子七月十有八日也其生則正德己卯某月
某日子一卽以幽耳劉其字娶毛某女封宜人女四爲
邑諸生許敦僂朱履份太學生濮武郭應燈婦孫五守
一娶譚某女繼聘沈某女守元聘馮某女繼聘姚某女
守穆聘朱某女守熙守玉未聘孫女六爲許某沈某查
某婦其幼者字朱某錢某陶某以癸丑某月祔中憲公
大碑港三里村墓右銘曰女也淑女婦也孝婦妻也令
妻母也賢母人所難能何一不有從夫貴婦從子貴母

地
介以繁祉綏以眉壽天所鍾美何一不厚睿聖作抑蓋
九十時豈謂巾幗式毅似之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請用
二語爲墓銘詩

任恭人墓志銘

任恭人者今河南按察使臨安王公之配也任於臨安
稱右族恭人父曰之俊別號淇竹以高年賜爵一級其
昆弟有爲主事者之賢爲資縣尹者之良三人友于無
間而淇竹公之偶郭碩人娠有異兆已生恭人言笑有
常度遂名之叔貞諸母無不憐愛者而淇竹公有女弟
愛特甚則取而躬字之逾三年不免懷居恒謂諸兄弟

是恨非男將益大吾門以是諸議婚者俱報罷而按察
公方髫有才情爲臨安守姑蘇張公所甄拔令讀書其
齋中師事里人張毅庵公文藻日新守微知公未有室
又聞任有淑女一日召淇竹公而謂之曰吾爲若得佳
壻淇竹公敬諾而取公所爲文以眎主事縣尹公二公
大賞之守爲具六禮來歸時嘉靖乙卯年甫十有二未
笄也翁媪與其族老竊少之而恭人婉婉順於舅姑和
於諸姑娣姒又善執麻枲治絲繭織絰組紉爲酒漿邊
豆菹醢胥中內則家人奇新婦賢天授非人力也公結
髮志學精勤不倦恭人謹俟之母小懈公學成以辛酉

地
舉于鄉或給恭人是富貴可坐而食矣恭人不然吾聞
女子生臥之床下而弄之瓦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
人也弄之瓦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夫葛覃之后蘋藻之
季女其人非富貴者與而若是而何有於余卒如初所
衣大布衣敝則澣而綴之左右家午夜聞機杼春榆聲
輒曰此王氏冢婦也迹之信然而亦以作勞善病藥餌
多於饗殮矣公成進士除留京起部郎恭人從病且殆
爲禳禱醫療復痊明年

上登極大賚天下封太公如其官恭人與姑俱安人丙
子公僉蜀臬事羣不逞請張爲幻將窮治之恭人從容

謂公君不聞下車泣罪解網祝禽者耶公用其言不怒
而民威於鈇鉞三年遷粵藩叅議部瓊海南北而恭人
念尊章春秋高矣道遠莫能輦致則請代公居子舍公
從之所以就養無方二年擢副貴州臬事而太公業以
天年終恭人調棺斂美好款內外宗之給喪事者與四
方賓客之弔者公匍匐歸而謹謝之微君幾令我有遺
憾於大人已助公治葬而太公先是埤益恭人一切家
政恭人修而息之益饒顧病日益深矣甲申公除服太
恭人命之新婦善病日夜治家人產良苦其從兒之官
吾與若弟婦當室耳公乃謁選人爲天津治兵使者恭

人重門返鎖取竺氏書諷之屬冬寒二子自治帛襦恭人曰吾爲汝家婦三十年貫衣布何以帛爲公之治天津廉榦聲彌著三載考績太公贈如公官而恭人與姑有今封其年遷河南叅政分守大梁屬河決公畫地而治堤民中疫死者大半公亦跋涉水草病矣恭人聞泣而日夕籲天冀以身代也公蘇河工報成詔加賜祿一等而恭人坐憂瘁病復大作公復攝方伯事入計京師恭人勅孺子毋言我病爲乃公憂比公還治而恭人貌媯妍驚怪所以則淇竹公夫婦後先逝矣於是恭人亟請歸而憚暑不可行公適有新命乃已恭人以創鉅故

傷脾召醫診之曰土虛矣春木王且有災立春之五日恭人初度四十有七歲越十一日卒是爲萬曆庚寅正月十有六日其生則甲辰蓋嘉靖之二十有三歲也二男子長曰瑞圖爲郡諸生娶千戶吳道行女次曰瑞國聘太學生江禹績女恭人故諳圖史其教二子也時舉古今忠孝節義事詔之衣服食飲悉從其惡者不使佚志卒之日惟瑞國侍請治命曰兒兄弟能如阿翁兒婦能如母無憾矣太恭人不得終事則若何雖然有君子在遂瞑公哭之慟闔人謝客不得通余以督漕入山東迫見之公流涕覆面呼瑞國再稽首將以而母不朽

地
累下執事浹旬公乃手狀恭人行走山東相屬曰是夙
志也內子歸葬有日其幸無辭大梁之役余實代公有
伯仲墳簾之好焉所聞恭人闈懿爲詳因刺取狀中語
志之而系之銘曰鬢而女胡以婦匪彼婦之口代夫而
子以孝於父母鬢而婦胡以母匪衆人之母教誨其子
式穀似父盍歸寧父母從夫則否父母不憇遺身從其
後是謂婦而女女而婦旣載廣柳故丘斯首而處其右
虛左而偶中有石焉無以速朽其誰爲之而偶之僚友

周母吳宜人墓志銘

故太僕卿周用吾先生元配吳宜人以嘉靖甲辰二月

二十有一日生萬曆辛亥九月六日卒年六十有八明
年三月某日葬新橋坂之陽孫太學朝相狀宜人行事
請余志而飲淚言曰此王母大略耳朝相悲哽不能詳
今太父行如向晨星使君嘗共事蜀備知內政幸志其
墓朝相先生伯子之伯子是爲冢孫襁褓失母宜人實
母之故鍾情若此按狀宜人與太僕皆貴溪人父曰處
士暹生時有光墮地如電鄰人驚以爲火爭來救已知
舉女賀曰是必賢且貴爲門楣光矣稍長婉孌貞靜動
有禮法父母異之慎簡所對而太僕爲諸生有文名吳
翁見曰此真快婿以宜人歸蓋太僕長宜人十有七歲

地
他強家以其間奉千金太僕請易婚卒不許其事舅姑
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無惰容也問衣煥寒問所欲
而敬進之旨甘柔滑唯其適布帛佩悅蒞蘭無私藏也
其事太僕刀尺機杼以相之酒茗果實服脩以食之夙
興夜寐以先之無佚志也其持家字雞豚操井曰供賓
祭量入爲出無廢事也太僕是以無內顧而優于學矣
太僕成進士爲令江浦金壇江浦繁金壇饒易生得失
宜人時進說曰惟廉則賦不能穢也惟勤則事不叢脞
也令治行最財擢陪京比部時進說曰省事可以養生
也退處可以寡怨也旣守貴陽飭兵于黔于粵于張掖

時進說曰君所部蠻夷戎狄非我族類未可一切治也
寬文法以撫之簡軍實嚴候望預儲胥以待之而已太
僕是以達其志通其欲齊其政不易其宜而優于仕矣
太僕爲蜀右丞廳事火火且炊寢室家衆恐請穴墻以
遁宜人不可夫子有造于蜀祝融有靈必無患卽不然
老婦柰何以穿窬免無何反風火滅矣其教諸子若孫
衣服有量飲食有程朝而出受業日入而歸督之復習
嬉戲之具不設于家狎遊之朋不入于門不大聲色而
儼然家有嚴君也其御諸姬豐與同豐約與同約勞與
同勞逸與同逸以次入侍子其子與已子等大僕恒言

地
閨中良友堪配三公鄉謂虛語耳不圖吾門有此佳偶
初以太僕爲令考最封孺人復以比部值覃恩封宜人
其策命之詞曰性本柔嘉德惟淑慎協志相成內績用
彰曰秉德肅雍褻身溫惠克相君子在公夙夜蓋無媿
詞云宜人雖貴自奉不汰侈雖老操作不倦數勅子孫
貴家兒郎責望者高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織瑕微累十
手爭指摘矣子孫化之文敏篤誠皆保家之主也昔漢
虞升卿晉李令伯祖母俱九十許辭官就養號曰孝順
不聞其能表章祖母賢朝相卽未仕得奉宜人終身宜
人壽差遜兩母而賢名以孫故永傳矣男子四人宜人

出者三伯師文郡學生娶都御史汪侏孫女繼博士張
鍵孫女仲成文娶弋陽學生方以相女繼江某女叔憲
文娶弋陽太常卿汪佃孫女繼吳某女俱邑諸生季宗
文娶某女庶鍾出也女一人適布政使徐懋孫最孫男
七人師文出者朝生卽朝相更名也娶房山尹吳榕女
我生娶太學生詹汝偉女方生達生幼成文出者岳生
嘉生尊生孫女二人師文出者適鉛山工部郎賈懋樂
曾孫雲仍憲文出者適同邑學憲江以達曾孫鏡曾孫
二人曰應秋應庚曾孫女一曰坤叔許聘揚州判毛九
苞次子元士俱朝相出銘曰爲婦婉而聽爲妻順而敬

地
爲適和而正爲母爲王母慈而能令其年稱老其貴再
命有子有孫則篤其慶石有銘史有乘彼電光須臾耳
孰與榮名之無竟

羅宜人墓志銘

叅知孫公以侍御史左遷余郡李余方督學關西承顏
接詞蓋偉人也公初不言有子爲諸生比余臨校扶風
而得今民部在高等益服公義方之訓旣二十餘年余
領潁川節民部爲蒙城尹則公沒久矣未幾余遭大故
歸民部率公之教以能其官又十餘年余坐急難留滯
江淮間聞蒙潁士民誦民部治狀微獨民部賢其偶羅

宜人蓋相成也羅爲扶風西鄉黃甫里人父文奎以明
經仕廣文累遷韓國教授母田碩人父夢月墜母懷而
生宜人朞月能言能行不苟訾笑性好潔餅過焦飯有
埃墨必不食衣有浣必不衣不聽則繼之以泣六歲執
女工卽精良父母異之不輕字叅知公雅聞羅氏有淑
女爲民部委禽十六來歸民部侍叅知公豫章以宜人
從姑某淑人閨範甚肅宜人不以媠見中夜有召理笄
縱整桂裳而後進姑疑其未臥也已知狀喜曰新婦達
于禮矣使治食飲刺繡紋司筦鑰程支費無不當其意
三年叅知公倦遊予告無何遂卒姑哭之毀兆于死所

矣宜人日夕侍屏氣似不息者視藥物餽粥扶掖臥起累月不休姑病溲不下口呷而導之姑嘆曰婦乃與我病同苦孝至此乎侍兒竊窺傳誦皆爲咨嗟辛楚而姑卒不起搏膺而踊噉然而哭媯冥殊甚于時年方十有九耳民部連遭大故斬然在疚宜人爲營綜內外事小姑在室有目眚醫窮萬故不瘳恒以鷄鳴漱而飴之積歲目如初其歸也賫送甚豐已爲民部母弟受室娣婦稚齒不及事尊章簡倨陵折冢婦宜人優容之已舉子則保抱攜持哺之以乳卽在宦所問遺不輟娣婦怒然媯以意自閔也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吾媯哉家數百人

男授耕女授織總方而議作息以時而身執勞先之不指招不叱咄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乎其有終始也厭厭乎其能長久也承祭禮賓五宗六戚鄰里鄉黨往來餽餉豐約親疎情文相得殺裁脯脩膾炙臠臠膳鱸胸末皆有分刊節度葱溲飴蜜滌滄脂膏酒漿醯醢旣多且旨民部以此不問家專力公車之業早登鄉書矣居蒙城每勗民部令者民之父母發政施仁以廉爲本廉則節用節用則愛人先舅先姑之遺範妾耳而目之至孰矣君其服念哉邸有圃藝蔬果字雞豚取諸官中用之不煩里旅而時爲糗餌粉醢淳熬之屬以輔共張

地
盤餐所不及要束家人足不踰閭其事民部也莊有賓
饁舉案之風三十年如一日民部有所籌畫其知能決
贊之已從夫貴封孺人拜而攬滄如屑悲哉姑胡不及
見也民部治行高等當徵而當事者以潁川難治請擢
知州事宜人恐民部不樂往諷諫之盤根錯節乃別利
器君名從此升矣州縣之職徒勞人耳此兢兢榮利者
非所望于君也民部鞅掌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宜人亦
爲之不食不寢而時時督課二子昧旦興夜分甫罷衣
食不得華侈有小過必訶詰子奉教無忒潁人德民部
不忍離去已考最臺臣薦于朝請稍遷郡丞領州事宜

人從夫貴有今封益大慟語民部妾不得久事舅姑以
爲恨然而舅姑身貴矣有子顯親揚名可無遺憾妾徼
君之福再受命婦秩而無所效于妾之父母若先舅先
姑生女爲門楣之謂何初宜人長女爲侍御史劉九經
子孝廉本唐婦本唐夭女以死殉宜人傷之體久不平
竟以是卒萬曆辛亥八月二十有二日也距生嘉靖乙
丑十有一月九日年四十有七民部名崇先以宜人卒
之後六月遷南京戶部員外郎二子長世法邑學生娶
岐山楊統程女贈憲副孝廉岐麓公孫也次世昌聘館
陶尹吳峻女女四長卽劉本唐婦次適汪之仕次適唐

祝聞宜人訃哭四日而死又次適王俸萬曆壬子某月
 日葬祔先塋左昔孫子荆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
 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然不聞婦德何似宜人視姑與
 女妹疾及小郎妻三事人所最難矧重之以修能乎民
 部為狀千許言猶有餘悲非若子荆直以情生文也采
 而志之銘曰事姑孝只施及女公子與其子婦與其孫子
 事夫敬只教誨爾子式穀而似佐以長民所至咸理于
 家于國功德具矣考終兮潁川歸藏兮渭涘再命兮太
 史勒銘兮舊史無曰無年令聞不已

鄭母沈宜人墓志銘

鄭端簡公為嘉靖朝名臣子孫皆以文行濟美而諸婦
 式化之若仲子比部郎之偶沈宜人其最也宜人先世
 自吳興徙當湖清溪高王父為封主事渭曾王父為叅
 政蔡王父為封評事光父為惠州守垣母為王碩人生
 而聰悟莊靚授書輒解女紅一習而精父所篤愛兩家
 翁同官京師時相過見比部有成人度亟稱其佳端簡
 使媒効通言惠州喜為女求美對無如此矣惠州出守
 卒官宜人財九齡耳噉咷毀容年十四來歸服食省嗇
 佐比部學不溺宴私會島寇闌入東南麾城榭邑比部
 方從端簡淮邸而寇且逼海鹽城西北圯有導從圯入

地

者城中人聞之計無所出相向大哭公家適構室宜人
令徹其磚石築城詰曰城完寇至怒導者欺已磔之事
定人歸功宜人以方古夫人城云寇之圍邑也宜人與
其儕約曰城破賊且魚肉吾曹當先爲防乃易男子裝
環列池上事不諧以此清流卒命矣寇退比部自淮歸
攜之北居邸中奉舅姑味爽并總從夫問寢安否而手
調食飲以進傅婢請代不可吾手所不操口所不嘗心
終不慊也已入京師亦如之端簡坐不阿邑忤旨歸而
伯子光祿已登朝季子太學徙宅郡中獨比部宜人居
子舍就養服勤六年無懈端簡病相比部禱祠醫藥甚
謹及卒含殮備物比部將詣京師請卹或虞
上意不測宜人曰先舅清忠簡在

帝心頃日有讒口交構其間今且白矣君無過疑使先
舅葬有闕也比部遽行冰月之間宜人治裝手爲凍裂
卒得請而又論叙平倭功比部爲任子矣葬端簡遠近
會者數千人舟車織路有虞而後返者宜人具饋餉芻
秣人人霑浹始終無斃下逮執紼忘其斥苦問所從來
知出宜人營綜咸嘖嘖是有婦德而有婦才者也比部
除官御史大夫臺幕則留宜人侍姑顧宜人而姑疾作
宜人所以禱祠醫藥視端簡時彌虔中夜泣而籲神願

地
以已年益姑姑爲嗟嘆吾死何所恨恐傷賢婦心呼宜人來爲吾結柩而逝宜人痛仆地旣而思曰夫君在遠大事吾身當之無使夫君有悔其葬也客與端簡同不令前喪踰後喪也款之如一其治家與女奴雜作下至舂採洒掃以身先之夜分不寢未明求衣以爲常衣不厭敝食不厭糲尺布斗粟出入籍記無爽規度居第經費事期雖工師莫能易也有緹帥以千金乞比部爲地弗許則介所親以笄珈內宜人宜人呵之吾家世清白吾不忘勤儉甚禍無故之獲其人却走比部官留都迎宜人宜人辭曰君不家於官宦且減產妾居守而以諸

姬侍君冀早將雛爲快耳蓋比部嘗病困宜人療之萬端甫瘳而深以嗣胤爲慮乃進諸姬諸姬舉子多不育比部失望宜人貽書慰曰君第養德養身以須天定復擇宜子者而得伯子忠材母趙於白下忠材甫生而母死比部屬之宜人曰微卿無是兒卿爲我卒成之宜人旦夕寘側出入顧復寒夜坐視衾枕或遂不寐已而周姬舉仲子恕材宜人子之復然其患疹也不解衣而調護之者四十日帶圍減尺比部勸遊予告歸里讀端簡遺書不問生產宜人當戶事無大小可卒辦脫有急以簪珥應而又兩子繞膝爲歡比部恒自幸天其佚我老

耶無何疾卒孺人慟之嘔血斗許而光祿太學先卒二
孤無暮功強近親宜人不忍二孤無告以重地下人憂
啜粥杖而行事而歲薦饑以噉腹寒膚之所餘供公家
賦已葬比部水堅舟阻扶櫬登陸宜人跣而行哭泣之
哀見聞者隕涕忠材九齡恕材七齡有甘心者憚宜人
不敢發難而中以踐更之役可魚餒耳宜人聞馮公景
隆僉浙憲此與先君石交孺子往訴之馮公艷然是名
臣弱孫何得比於齊民白臺得免役田若干畝宜人受
其半至今追呼不及門延名師教二子日舉先世遺行
及已鞠子之閔詔之淚隨言落也二子相繼爲諸生爲

之擇妃而知刑部郎祝公禮部郎高公女賢以祝歸忠
材以高歸恕材忠材舉子矣而母子同天宜人驚絕遂
病恕材舉子累月亦天已又舉子而高天無何子復天
忠材入太學試京兆宜人送之門曰若兩試報罷其努
力此行也慰吾莫年而會聞恕材病亟歸恕材病差宜
人收淚而言得兩兒在左右無問功名矣爲忠材再娶
於卞恕材再娶於朱迫得抱孫各爲置媵而忠材僅舉
女宜人恚甚我忍死三十年何爲者病深矣呼二子語
曰吾年過七十事先舅先姑及兒父又及見兒今日無
所媿憾余病自庚子始已十二年非醫可治兒紹乃祖

乃父無惰學無軼德無削產無刑牲養壽命之元永錫胤祚吾沒且不朽又顧恕材曰善視女孫而兄善病善事之遂瞑宜人有姑彭淑人早世字諸甥如子今御史君兄弟母事宜人亦四十年不衰恕材後其季父而季父有二女宜人厚遣之與之名田或曰於鄭氏無故事宜人必與曰兒以嗣季父祀非利其產也禮以義起何害邑子翁耀陷大辟非其罪也資之脫獄賀南陵者隱君子比部初得子欲爲子師而未言南陵歿比部往弔五喪未舉授地以葬而賀子姓蕃盛四面鄭田無可封樹宜人曰爲德不卒如先君何斥地若干治冢舍郡丞

姚者其後貧不能葬宜人亦予地葬之內宗外宗節婦賢婦困厄者廩之終身凡十餘輩敬鬼神而遠之見大家佞佛者非之佛而喜佞何取於佛施金錢無何有之鄉與弃溝壑等耳孰若衣食饑寒之深切著明也故窮交疎遠寄命宜人者甚衆宜人生嘉靖庚子正月二十有三日卒萬曆辛亥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年七十有二伯子忠材太學生婦翁祝公以庭繼武進丞卞公洪章恕材太學生婦翁高公繼元繼太學生朱公學禮助遙者蕭舉二女長字按察使劉公炘子太學生世甄次字孝廉錢公與映子太學生陞孫女一忠材小婦韓出

地
韓以痛宜人後六月卒比部葬甘泉鄉某年某月某日
以宜人祔二子爲宜人狀而介其王父彌甥孝廉劉少
彝徵余志墓中石少彝者宜人子婿世甄兄也復向余
言爲婦難孝而孝於端簡公尤難爲妻難賢而方其盛
年輒爲比部廣勝路尤難爲母難慈而二子忘其所出
至以二子家漸耗不及含飴哺孫殷憂損其天年爲尤
難二子以宜人成名忠材哭母病滋甚恕材觸暑匍匐
請志狀五千言而猶云未悉也然此三大美女史中不
一二邁矣銘曰父黨夫黨貴奕世矣無驕無侈故非易
矣家人利貞正內位矣孝於舅姑夫思媚矣婉變季女

蚤置貳矣室家之壺錫爾類矣孔釋抱送麟兒二矣離
裏屬毛同所孳矣六尺之孤命斯寄矣教之誨之成令
器矣黽勉造家躬盡瘁矣婦順母儀內則備矣老而考
終昭德致矣下報主君謝卿賜矣史氏勒銘寘諸隧矣
神明默相昌後嗣矣展墓掃除引勿替矣

鄭母董宜人墓志銘

董宜人者應天治中鄭公心材繼室茂才端濟因母也
一命爲孺人再命爲宜人治中公王父司寇端簡公曉
父光祿少卿公履淳爲世聞人母爲朱宜人元配爲鍾
宜人鍾宜人卒所遺子女弱朱宜人謀繼者媒灼來言

率富貴家朱宜人不可紫崖董公儒是先君子同道之
朋也偶徐碩人教子女有禮法其女必賢具六禮以宜
人歸而鍾宜人遺子端胤與二女宜人憐愛之子女恒
戀戀膝下事朱宜人屏息柔聲伺意指曲中處諸娣姒
目無選視口無選言操作與女奴等姑喜吾以婦受知
人之名矣姑病佐治中公視藥物相啓居夙夜匪懈諸
姑來候者姑輒語之曰新婦孝我更善爲生此吾家福
吾復何憾姑卒宜人哭顏爲顛頽向後思至或語及未
嘗不酸洩也旣代姑執家政米鹽靡密無不飭治而治
中公有內難外侮疲于奔命當事者以名臣裔不自保

爲善者懼矣幸稍解而病幾殆宜人視醫物相啓居如
其事姑旦晚顛天願以身代涕泗滂沱侍兒見者皆流
涕治中公病已讀書屬文宜人以機杼聲和其伊吾而
時爲酒漿脩脯勞之端濟就外傳治中公任其意不爲
程宜人日考訊無少寬假恒以繩墨相檢制不得出一
誑語服一奇麗治中公官京師端濟從而念母思歸宜
人貽書督之兒寧須乳耶京師四方賢豪長者所集考
德問業何往非學男子當跨世凌時遠蹈獨遊蚤蚩終
日經營不越階序吾奚賴爾已治中公奉使攜端濟還
里宜人撫之兒長矣可室矣爲之娶于陳而數戒之晏

安鳩毒不可懷也治中公官陪京宜人以端濟往簡經
師與之俱而念中饋無主者屬副室虞代之操舟送里
許丁寧媿媿善事夫子令一意公家無內顧初朱宜人
有助造者陳朱宜人身下之宜人人事陳以姑禮而情好
久彌敦陳二十而孀垂七十有造家功則宜人能左右
之也其御錢勝極有恩錢舉子日夕顧視保抱暮月而
殤悼惜至減匕箸女公適卜氏者朱宜人所愛也饋遺
不絕曰吾異日庶幾可報姑地下鍾宜人少女尤所鍾
情周恤備至端濟父子兄弟或不及知端胤小妻有女
賴宜人以生既女于崔而其舅語彭侍御曰微董宜人

世安得有余婦崔爲彭姑夫彭爲端簡外孫六戚間品
藻賞譽如此宜人課男女耕織無一游惰者會計出入
桀黠奴莫能爲欺而施惠老疾鰥寡不靳所諄諄訓子
曰不以小過棄人則人樂助不以無益費財則財恒足
貢已宜嚴待人宜恕先民格言不是過矣生平綈縞衣
浣葺敝垢無數而女紅未嘗去手以故嫗冥患血暴下
多眠眩會卜氏姑病心憂之尋卒視含殮追思朱宜人
不任慟割病彌留矣而父忽卒臨喪擗踊呼號不欲生
浹旬水漿不入口羸劣滋甚端濟輦以歸泣而過市市
人皆泣旬餘稍加饘粥而治中公所置義田有司責租

挈宗人窘者嗷嗷宜人趣端濟白郡大夫曰設有風雨
行無欲速端濟已事而竣至中道則宜人卒矣端濟傷
母未稱中壽身不受訣狀其行悲鯁不盡吐而介叔父
恕材請曰叔氏母沈宜人使君爲墓志沒且不朽母內
德與沈宜人濟美敢徼惠如叔氏母子恕材亦亟言丘
嫂賢吾兄居家孝友居官清直嫂有相之道焉因爲叙
次如右宜人子二端濟邑諸生娶韶州守前侍御史陳
公奇謀女宗杰聘尚書陸莊簡公子刑部郎中公基忠
女殤鍾宜人一子卽端胤邑廩生娶京兆查公秉彝孫
太學公允愷女二女長適中書舍人項臯謨封孺人次

適刑部郎張公正鵠孫胤淳孫男七人存者五宸孚交
孚寵孚胤出宸孚聘長寧令錢公應晉女永孚寅孚濟
出永孚聘和州守陸公廷誥孫女孫女六胤出者五濟
出者一長適廣東閩帥崔公天賜子榮祖次字少宰兼
學士朱公國祚孫茂暉次字貴州按察使劉公炆曾孫
蒙濬次字文學李公日芳子宇琦次字文學朱公用堪
子岳鎮以宜人人家無異母異子也因並載焉濟子女皆
小妻徐出宜人卒萬曆丁未後六月十有九日生嘉靖
丁巳二月十有九日年五十有一巳酉二月十有九日
合葬鍾宜人之窀在海鹽十四都甘泉鄉銘曰孰爲後

婦而俾夫忘亡曰安在新不如舊孰爲後母而俾子女
作念曰生我者前成我者後孰方盛年而當夕之御小
星專焉孰姑死而視姑之女崇篤沒齒無間然孰爲人
王母而以哭父死終身之慕媿彼男子能行此五者是
宜名之女士是宜載之女史

大泌山房集卷之九十九

范母黃夫人墓志銘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海內談方聞之士清正之臣皆知有范浹陽先生而不
知其刑于黃夫人咸有一德也余無似起家分部川西
實與公代已同爲浙憲使又與公子游稔知闡政夫人
卒先生書其略仲子述其詳太常邵公爲之狀而寓書
其門人程廷鎮臯羽父子屬余志先生以德則我師也
友之云乎義不得辭夫人爲休寧萬安市望族唐宋代
有聞人明隱士永堅以純孝績學數薦不起三傳爲古

唐公儀陰行善事具邑乘中配何碩人稱賢婦是生夫人古唐公善爲星知女當大貴已見其開敏不凡益竒之非貴人如吾女者無字閱十餘年而得先生此遠大器復按之三命合遂受聘先生父贈公已卒夫人歸年財十六少先生一歲先生母某夫人女畜之夫人從姑晝爨夜織不言勞又善徵其意而應之事大小皆得歡心貞一先生者先生伯兄也以什一遊江湖供母養而先生從師學歷數月一歸則母子三人共一燈先生誦書夫人刺繡姑寢而夫人猶竟其業以需來日甘旨之費焉姑命析箸先生自外來知之有不豫色母泫然流

涕時勢宜爾非若兄弟好生分也夫人時已舉伯子負之操作淚常覆面姑數慰藉之吾兒豈久居人下者若受享固未艾先生爲諸生喪母哀毀甚夫人日夕向靈帷哭姑何往輒慟絕而家政米鹽井臼無所不營綜首如飛蓬矣亟售一旁舍具棺斂諸物祭則滌噐潔牲醴粢盛庶幾椒苾之氣祖妣居歆而向後語子婦先姑家法宜世守也先生授徒所得月奉以禪益伯兄若鄰里鄉黨貧者夫人不問旣舉于鄉里人丐居間者相屬先生掩耳不欲聞酬酢多於諸生時家具益趨貧夫人攻苦食淡如初而兩子長所爲行贄若交際燕享竭蹶以

供有貴客至執豕于牢小不掩豆客笑謝而去先生謀得地葬親而術師以倒杖法見者膳日必雙雞夫人取簪珥市之不厭所卜地在十里外葬有期夫人夙興炊黍髣髴若姑褰帷呼之曰地在目前何俟遠求以告先生先生疑未決啓土則皆沙礫悵悵而返親知交言祖塋左地故佳別請師相之吉因以崩而先生始信母褻帷大有靈遠邇傳誦夫人之精誠與其姑神明相感應也甲戌先生北上夫人有異夢先生果第夫人詣家廟拜而思尊章不逮見繼之以泣歲杪先生除南城令居京師踰年稱貸二百金夫人謂先生向者貧不負責今

且負責奈何從之南城年餘衣食猶儒生固問先生令歲入幾何曰百金有奇過此則皆非義夫人愀然何以償逋吾其歸爲之計矣歸而督僮力田與女奴治絲枲數月不知肉味歲復饑餽兒女日二鬴餽粥和以糶粉其刻厲如此先生三年考最封夫人爲孺人以其冠帔來夫人泣語使者願爲清白吏長如今日吾終身裘褐足矣又三年先生擢南刑曹郎刑曹故稱冷署夫人謂先生君廉吏妻子號寒啼饑而得此冷署彼爲臺省銓曹者豈其家人不食烟火耶先生笑卿言大好爲廉吏自儒者分內事非邀後利也先生課諸子及猶子夫人

疑其文或襲舊身坐中庭期以日過午脫草納之笥先生歸評鑒而夫人勞酒食以爲常先生以郎考最夫人晉封宜人而夫人趣歸積田中所入後先十年以取子錢家券稍自寬矣先生守南昌夫人從未幾歸諸兒女年及婚嫁食指日繁所爲行六禮拓旁畝構居室會計出入黠者莫能欺先生擢江西副使理驛傳而劾奏御史干郵禁者御史謫先生亦徙官夫人語先生吾向以君亢直將逢患今若此主恩厚矣三年卽家起兵備浙之杭嚴䟽辭部議促之任先生將復䟽夫人曰士爲知己死朝衆幸知君何必峻拒爲名高吾將偕往先生乃

行每退食則言敲朴聲何多也先生曰三尺法不可貰夫人感額曰君不記書罪疑惟輕歐陽公母亦有求生不得而後死無恨之訓耶先生爲是決獄多未減而夫人復歸先生擢蜀叅知政事因奉表上書以病免不聽夫人請從行先生怪之近則遽歸遠則欲往何也曰等蜀耳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吾亦思爲忠臣婦所至山川庶物吏治土風質問先生甚核而詔仲子大家逐子東征作賦若母幸從若父上蜀道青天得覽三川之勝可代我賦之仲子所爲賦蜀都也已從先生入浙居海道邸中問昔者新安胡公禦倭功嘖嘖人口其法如

何先生具言方略夫人喟然而歎恨吾不得如田單韓世忠婦君勉之矣已擢浙右伯以覃恩晉封夫人邑之生而封夫人者自此始緬懷姑婦共燈時涕泗滂沱一服命服拜賜歲不再御也大布爲衣裙幃幕數四浣補不棄已從先生任閩左伯將入覲計吏殿最夫人旁窺曰爲上官者不知卑官苦位卑祿薄而責以一芥不取妻子將安所賴耶律設大法禮緣人情小過故可宥也先生深以爲然屆行語夫人吾來歲其明農哉夫人正色而對他人仕宦爲妻子計不欲舍君猶故吾耳三十餘年差不負國謝可也先生屢疏請老廷議累推轂開

府列卿不報又不令去三年堅臥得遂初服夫人日酌家釀烹園葵伏雌而令諸孫繞膝分甘爲樂度先生有酒所方已先生勤於官戴星出入夫人必篝燈以待署有隙地手芟柞命童子樹果蔬歸則載所捋旨蓄御冬者以隨曰異日爲廉吏婦口實家居晨起周視所居掃除絕纖垢而瑣科條臧獲執事日中不食午則厝薪儲火戒嚴關鑰雞鳴則又刺刺趨奴起坐以待旦先生念其勞宜小休夫人不可我不服勞君何以逸且習貫如自然忘之矣子婦稍懈若鮮服美食輒加譙讓卽近屬婦女恒勸勵之而述諺寧可人遺物不可物遺人快樂

不成人成人不快樂四語先姑所授不敢忘也母兄弟若而人問勞不絕然無私遺曰婦事夫若臣事君夫子不背君以肥妻子吾豈可背夫子以肥兄弟幸各自樹求無點吾親耳矣同居有女將聘非偶族人惡之夫人召與來養之教之與已女等適名門子教諸從子勿逐冶遊勿務小技在家少在館多則學問自進數舉先生爲法見諸婦亦數云多用多費使夫內顧不得專心于學誰之過歟里婦有從一者後生有善養親者姻黨有處士能行義有居官著政聲者道之不容口有越祖訓違宗法者有棄本業墮先緒者有舞文法藉門第而擠

人于危假聲名而攘人之有者必督教之或拒不得入門改而後許里或有爭願質范夫人一言立解先生從正學斥二氏而夫人好佛召老尼諷楞嚴法華諸經秘不令先生聞意若有會晚年好行其德治道之歆及塾隘者贊先生爲義冢可葬數千人村有大溪木橋不可久先生沉吟易以石夫人毅然任之先生色駭是非巨萬不可何言之易夫人微哂而指數君某年付奉若干吾息之將得三千金吾子孫賢可無藉此不賢曾不足當一擲合爲衆生津梁先生起謝吾向謂卿孜孜如日不及失之慳乃以儉成豐以豐成義真無忝夫人矣先

生因以聞邑令與都人士約各有捐助而橋成夫人謂三子汝母所貽若不在金多冥冥之中當鑒我而胙及若曹耳年踰七十體力類壯婦其治生彌勤所召傭治田圃者厚與精傭爭來受役復以一歲所節倉粟鳩工開村外沿溪路名之曰千秋名小石梁曰迎旆云素無疾喪其少子而哀登階傷足食小減右腋如有物相擊遂伏枕先生避暑溪山中聞耗歸問之無所言惟曰我朝廷家人呼朝廷不置語其兄弟真人救得假人假人那得替真人先生異其言吾儒理詮也又曰菩薩虛中位待我迎者至卜須良辰至期遂瞑無一語及家事萬

曆甲寅五月十有五也距生嘉靖己亥六月一日年七十有六先是

慈聖太后哀詔下先生與夫人哭臨成禮祠旣鑰厥明啓視案有楮灰尺餘寢疾羣鵲噪于庭有方黃楮徑五寸自簷端下墜所謂菩薩相召者非丘言矣先生無二色夫人數諷之日者言我年不及君大夫行役以婦人適四方君子禮應有副室先生啣其意終不忍負所產三男六女悉自乳男長曰科以郡廩生入太學娶前阜朱公亭女繼朱里陳公某女次曰榘邑庠生娶名賢里孝廉陳公筌女繼石門庄方公芳女再繼臨溪封戶部

王事程公益興孫淮女三曰櫛以邑庠生入太學先四年卒娶城南三淮里漢陽太守王公宗本女繼武進孝廉吳公撫謙女以哭夫卒名貞婦女長適榆村程公玘子太學生鳳翔次適草市孫公文謨子邑庠生明遠三適竹林邑庠生汪公夢鯉子太學生高科四適祁門工部侍郎吳公自新子上元庠生汝琦早卒五適石田戶部主事江公可進子以邑庠生入太學嗣志六適南街洗馬張公應元子時成孫男十人文鰲邑庠生娶南街光祿金公源女繼黠縉雲主簿汪公永寧女文蕙娶城南曰川憲副葉公時新子太學生茂梓女文顯聘商山

太學生吳公儉德女科出文燿聘洪坊內史汪公繼元女文煥聘榆村光祿程公光啓女文燦未聘櫛出文焯娶居安內史黃公正賓女文燿聘厚村太學生孫公時化女文殊聘溪南太學生吳公士音女文煥聘竹林汪公某女櫛出孫女九人科出者五長適城西太學生汪公允復子繼靈次字溪南太學生吳公某子某餘未字櫛出者二長適草市太學生孫公文德子太學生明悅次適商山太學生吳公懷信子太學生道成櫛出者二長適城北孝廉吳公中良子文炅早卒次字黃茅澂江太守程公子侃子太學生廷賓子某曾孫男六人宗壙

聘大阜營程公錫女宗某聘漢口太學生程公文華女
宗壕聘梅林汪公汝顯女宗尼聘福建叅政金公忠士
子宿松庠生星燿女宗城宗旺俱未聘曾孫女三人俱
未字櫛言夫人有福德相十二種貴二品壽望八中外
男女四世可九十人先生一代名臣子孫踵武備道全
美世不多覲豈直冠絕郡邑已哉葬以卒之年九月二
十有七日墓在某銘曰召南大夫羔裘素絲節儉正直
退食委蛇抑有夫人內助是資采蘋采藻牖下所尸草
蟲殷雷禮防義規周曆過卜于焉肇基維范先生百世
之師格于上玄女士以釐婦聽而婉母嚴而慈貴而猶
勤約而能施正內正外家人咸宜帝三錫命用作闡儀
多壽多男條達福持病不及亂訣靡涉私釋名儒行天
侔人畸我銘墓石倣彼周詩成圖成史千禩名垂

趙母李夫人墓志銘

余領河西節治上郡郡有三母趙方伯太母李廷評蕭
元戎母皆大耋健在而趙太母受其孫太夫人封上郡
傳爲盛事時方伯父封公與李夫人年皆踰七十修子
婦禮甚謹余竊高仰之比余移晉藩方伯中讒歸太夫
人以天年終封公夫人襄大事無纖微憾越五年論邊
功復方伯官除部潁州又余所舊領節也士民誦其政

聲相屬余爲之喜而不寐無幾何方伯病病痊而李夫人卒壽春邸中矣方伯旣輦柩還且治葬手狀母行實不遠千里而使使乞余志墓余稔夫人出膚施望族祖森以先輩仕某州守守生四子名天民者實生夫人少慧悟而靜莊稍長精女紅十五于歸封公父武鄉公方食貧夫人操作良苦恒以鷄鳴起具舅姑食饋醢酒醴殺載羹醢果蔬之饋無一不自其十指出退而治織紵組紉理諸米鹽凌雜事勤夕以繼日縮入以待出男女老稚合作無逸黽勉拮据二十餘年而數解奩資爲封公購書封公高等生食廩矣數奇不第夫人請曰士立

身行已承家濟美豈以邀厚利博浮名哉蓋武鄉公爲尹刻廉強執上官不能容逾年罷肥歸橐財七十金未幾輒盡謀市宅自贍夫人語封公先世之遺廢於一旦安用人子爲吾兩人服田力穡亦必有秋三釜固不乏也而室得不市矣于時方伯已七齡穎秀絕倫亟遣從師學歸則置機杼問督之誦不絕聲方伯童子試卽舉首未冠舉于鄉已勝冠成進士爲行人奉使歸省夫人夫人詔之曰若太父若父白首所不得致而若少年取如拾芥則前人以有餘不盡者貽若也仕而爲清白吏若太父幸甚吾終不若他人母以口體之奉望子方伯謹

受教已擢民部郎迎夫人就養而有河西權關之役地在輦轂下亡賴子借勢朝貴虐賈豎萬端夫人教以先自潔而後繩人除其爲奸利者百輩商旅願出於途所入倍舊考最封夫人爲安人孛賊叛西夏嬰城固守誘虜爲援關右大震方伯督餉念不欲去夫人夫人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吾留京師固無患方伯已事報命母子喜若更生焉方伯守太原太原都會事如蝟毛奮復苦晉宗人撓法夫人居恒言吾聞爲上人者如保赤子若視民若我視若何難治之有吾與若約三章勿急歛勿淫刑勿貳心盡之矣方伯以此名賢郡守奏最封夫人

爲恭人已擢副使備兵鴈門卽太原封內也自方伯遷後二十年守無以善去者已冢宰司馬知方伯才任劇移備兵岢嵐岢嵐與虜纔隔一垣我兵忸貢市寢懈茵黃台吉慄悍強索金繪監司將領郡丞曲徇之坐不任職斥者數人夫人日與方伯籌曰是得無驕虜乎是得無兆釁乎衷而用之操縱適宜而益練兵選將儲粟飭器壁壘一新所築城堡樓櫓亘延數百里間閱者謂與薊鎮等虜憚之凡十年秋毫無犯而省費十五萬金有奇昔所未有也嘗大饑捐瘠彌望邊故無賑例夫人感然孰非吾民而坐視其死乎趣方伯亟發粟以其月奉

裨之活數千人尋以按察使考最封夫人爲淑人已
皇太孫生上

太皇太后徽號覃恩羣臣夫人因有今封日儆戒方伯
綦縞婦荷國恩厚重兒何以圖報皇皇如始至日無怠
宦成而歲時市賞修邊有羨方伯悉以付公帑債帥不
得侵牟者缺望爲蜚語中之方伯意不無介介夫人顧
怡然兵危事也邊危地也若微天幸釋負擔何懟之有
會事久白封公耳提方伯

天子不怠兒標末功兒何得自廢使夫人偕方伯入京
有潁州除歲災請賑請易漕粟以金所活人如岢嵐皆

出夫人指方伯病思歸夫人迎封公來晝夜瞻護病良
已封公乃還而夫人忽病卒其年爲萬曆壬子十有一
月十有四日距生嘉靖丙申十有一月二十有五日元
七十有七夫人從子宦三十年所至慎門壯家人不踰
尺寸雖老執勞不倦綜覈精嚴尺布斗粟無溢費翟冠
象服非祭祀婚姻大慶不御折節爲纖儉如故時而親
黨緩急佐方伯父子助卹不恡爲封公置側室楊舉二
女愛之若已子女子女有過不訶問第示不豫色然令
自訟改雖臧獲未嘗加疾聲卒之日內外宗若婚姻鄰
里哭盡哀殆詩所謂樂只君子者歟子孫榮寵視其皇

姑暨李蕭二母過之非偶然矣子二人長卽方伯名彥
娶茂才袁國政女次光祿署丞名章娶茂才楊惟和女
繼貢士王體元茂才郭重光女女五人一適延安衛指
揮僉事紀光祖一適茂才楊四知一適副總兵俞某子
應襲鯨一適知州岳具仰子徵翊一字錦衣指揮同知
楊汝業子正荃孫男四人彥出者昌胤聘都督同知姜
顯祚女章出者廣胤爲諸生娶游擊將軍孫秉乾女大
胤娶知縣王邦弼女廓胤聘舉人白希綵女孫女五人
彥出者一適寺正李賦秀子茂才如棠一適舉人白希
綵子可圖一字兵部主事郝名宦子某一字孝廉姚衍

中子某章出者幼未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神仙溝之
新阡銘曰夫貧而孝婦則順子貴而廉母則訓莊而逮
下和不競儉而平施與物稱升聞于帝四錫命多賢子
孫積善慶黃髮兒齒彌爾性天人交際何全盛藏以仙
丘名相應考石銘之辭非佞傳世丕顯光家乘

王母李淑人墓志銘

太康王氏爲中原右姓其上世不具論明興以彰德路
判贈戶部右侍郎公彥才生戶部尚書公鈍生醫學訓
科公濡生盤屋尹公節生縉雲簿公杰父子皆以今中
丞公璇貴贈如其官縉雲公元配蔡淑人生一子爲明

經公垞虞其終鮮而得龔淑人生中丞年且耆矣聘李淑人爲婦其父處士鎮其母盧亦老生女有家法縉雲公年七十謝歸淑人年十三中丞年十五遂成婚子女皆少父母皆高年憐愛殊甚置所居室右淑人朝暮省候啓處退而治飲食嘗旨否然後進之事中丞公婉而莊中丞丘嫂郭孺人若從兄弟諸娣諸姑伯姊女曹兒同居以十數年長以倍者竦體敬而禮之卽析箸事必咨長婦撫諸子女有恩下至侍婢不少示狎色而正以帥之室老眊伺揚語女郎能事乃爾十五舉子舅姑大喜語人曩時得邵康節數云孰知秋暮餘奇果白首懽

呼樂勝前吾晚舉子乃舉孫誠哉是言矣縉雲公故伉健中丞兄弟不預凶事忽不起淑人出笥所有治衣若干稱絞衿質殺一夕辦具會歲惡民流賊師尚詔蹂躪四境無炊火中丞意令淑人質子錢其父母淑人以正對兩老人纖嗇起家晚滋甚兄公與君所知丐貸徒自見短耳不腆簪珥可以養姑且佐君讀貧者士之常君弟忍之中丞愧服其言有女弟爲龐家婦避寇寄百金中丞所中丞語淑人爲守緘滕可取數金謝我淑人一解顏而笑君安得爲此言中丞亦笑吾以嘗若姑相戲耳中丞勤學焦思紆體病幾殆淑人免身纔兩日視藥

物察顏色朝夕不懈者累月而身亦病劇矣龔淑人大以爲戚天何厄我佳兒佳婦淑人強起寬譬姑自愛久之俱差而龔淑人乃有愿志食指繁歲入不足淑人衣緼麩飯蔬糲而以甘毳奉姑鞠育子女惟恐育鞠午夜與中丞共燈檠以機杼和吾伊聲中丞每憶往事未嘗不墮牛衣泣也中丞丁卯薦鄉書明年成進士知滋陽縣縣瘠土供億薄淑人安之如素以高第徵拜給事中一切交際燕會悉淑人經費日不暇給旣出爲楚叅藩治承天乃得優裕而以夙昔多產多勞病復大作有善爲星者言祿命不利子宜置媵淑人喜此吾夙心前後

所置以十數率鉛華芳澤顓房燕而淑人病日痊中丞所至燕晉上谷岢嵐將母板輿以淑人從而拜中丞撫甘肅簡書孔棘留淑人子舍事母淑人懲緝雲公之喪未夙戒也爲治後事甚備姑卒棺殮誠信無憾中丞匍匐歸而沫血飲泣謝曰微若吾幾不成子已禫有撫陝之命兵政荒政扶微興壞凌遽鞅掌御燈火至明體力爲之小減屬有讒人交構其間淑人慰公吾聞爵祿子孫天所以福胙人不可得兼吾兩人僅一孫君可歸休復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公善其言數請予告還里出其孳貽諸女與郭孺人女諸戚黨婚嫁歲時餽遺必腆幼

喜蠶桑雖貴且老羣里嫗繅績然不以勤恡施支親外屬矜寡窘窶求者必應中丞構先祠二歲時奉嘗淑人儻籩豆旅肴核視割烹贊裸獻盡志盡物已治別第別業並駕小車往來其間髮垂白而顏渥丹體以行和列三世子女軒渠笑說於前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具望者以爲仙侶助淑人造者匡孺人性溫良而有綜理才淑人倚之如右手生子保住兩歲匡卒淑人不勝哀爲保抱携持其子延師授室而愛婦與孫二十四年不替中丞八十賓客填門稱觴祝淑人齊年且暮事耳無何病嫖妍太息語中丞十三歲事君今七十九以

君省垣封孺人以叅楚藩撫甘肅兩封恭人以敘邊功封淑人非始願所及受君賜多矣恨不兩月見保住舉於鄉吾孫謁選已受職否遂卒淑人六子自下殤外長子名錫第諸生才而天時時附此語談事多中娶增廣生劉朴女殉夫死奉詔旌其門明經公初艱於子議以錫第爲後今以從孫汝聞爲錫第後緣淑人雅意也次子錫占諸生亦蚤卒娶廩膳生劉宗化女守節逾三十年匡孺人子朝唐諸生小字保住數試高等余嘗評其文知非凡士娶睢陽督學御史黃陞女淑人自有子若孫不以加於非已子朝唐爲諸生始知有因母其婦與

子聚順承歡淑人娛樂忘老之至里人謂是母是子世
不恒有也孫男三汝嘉任子娶武可及女錫貞出汝韓
汝蘇俱未聘朝唐出女四伯適諸生師遜子諸生準望
仲適成安教諭賈珣子諸生漢招叔適侯門教讀劉養
白卽宗化子季適省祭馮復一子諸生清世適賈女先
卒有媵生子淑人簡扶搆郭某女爲繼已漢招卒淑人
視婦如女視外孫如孫賈婦從一立孤蓋有所庇賴矣
孫女三一適荊州郡丞許言詩子諸生汝謙錫貞出二
未字朝唐出曾孫女二一字甲辰進士寧津尹張修德
子濂一未字汝嘉出淑人生嘉靖丁酉三月五日卒萬

曆乙卯七月九日以卒之年十月十有七日卜葬邑北
大吉岡南新阡以匡孺人耐孺人有令子功在宗祏又
淑人所鍾情也余附中丞榜末稱兄弟交五十年嫂事
淑人憶與公同朝淑人數盛饌食我後部大梁過公家
淑人屏間窺余謂中丞李使君少年于思矣公與子孫
不以余少文屬爲志墓知死知生何可但已按中丞所
述行實修飾潤色之如右銘曰詩首二南王風伊始世
衰道微風斯頽靡天胙王公釐以女士桃之夭夭何彼
穠矣鼓鐘瑟琴友且樂只采蘋采蘩于彼澗沚筐筥錡
釜有齋奉祀勤無失職儉無廢禮締絡浣濯父母寧止

克敬克孝率由師氏公勤王事則賦卷耳求賢審官周
行素履行露甘棠化流遠邇殷雷汝墳含章陰美維義
維正勸以勉以最甚盛德嗣音太姒身爲樛木迺纍葛
藟小星衾裯一彼一此無悔有歌寧若江汜和平樂育
言采芣苢詵詵螽斯振振麟趾子旣抱孫孫復抱子鴻
鳩鵲巢行積功累綬以眉壽介以繁祉今也則無與古
人比可被管絃可勒圖史銘辭以南令聞不已

楊母劉恭人墓志銘

歲丙子余以分部隴右入闈比士得士之治尚書者十
有四人而岐山楊儒系爲之冠問其家世則通政恭爲

曾王父秦府典簿暉爲王父霍山令補爲父霍山公孝
子廉吏紀于邑乘祀于學宮者也其母則劉太恭人云
恭人王父蘭爲孝廉父潮清爲費縣丞生而貞靜無冶
容無妄語費縣公愛之不輕字而與典簿公相善霍山
公喪其偶景恭人聞恭人賢遂委禽比歸而典簿公沒
獨姑陳孺人在陳孺人者轉運使公倫之女也曾割臂
以療姑疾行事有丈夫節槩恭人孝陳孺人亦如孺人
霍山公有兄早世遺孤兒寡婦而孺人復有兩少女恭
人以其奩助二小姑而事其孀姒抱哺其子女尺布斗
粟有無通共孺人大悅新婦賢哉能得吾意中事霍山

公以高第生廩于庠舉鄉試第二人不作家計而恭人
荆筭皂綈日以鷄鳴起問姑寢安否治酒漿脩脯三飯
立俟徹而退則操井臼機杼先諸臧獲男女不易職晝
夜不廢時霍山公得一意精其業門弟子受經成名者
數十人益不問家而孺人益好行其德姒子繼程資之
受室資之力學爲諸生亦廩于庠姒女歸王氏則姒已
死曰猶吾女也數歸寧必有以周之姑適劉氏新寡而
子孱弱割宅居之寢食無間後與宋王二嫂俱以節旌
霍山公數竒厄於春官念母老乞祿得山西陽曲諭不
一年擢霍山迎孺人時年八十餘矣坐板輿頭岑岑也

行數舍而返命恭人往恭人辭孺人曰若爲兒慎門牡
相其飲食啓居無使積紈吾可寬倚閭矣娛侍老婦有
他子婦在恭人投淚行而霍山公感然改容本爲親仕
今不獲將母奈何恭人曰妾不敢傷姑心故來以君言
歸侍述君官狀姑必喜加餐若母過憂妾力能代君爲
子趣還舍霍山公爲其民均田賦禦水災禽巨盜積穀
備艱艱比及三年曰幸不負縣官可一意共子職矣力
請致仕當路留之不得孺人九十而病恭人與霍山公
于上饘粥身代几杖展轉反側痾癢溲溺先意承順周
旋無失窮日竟夜不解衣不假寐者三月而孺人卒霍

山公哀毀未越月亦卒孺人慟不勝君不惜死殉母妾何難以死殉君子女小者未婚嫁君且視而不含強起治家孳孳如日不及拮据遣女衣服器用夏忘暑冬忘寒然終不得爲時世粧曰吾母黨夫黨門中自有法度費縣公闊達大度好讀書孺人侍側輒能誦久而不忘舉以教諸子爲陳說大義有不善必訶督之恒言若父以家人卦張于壁吾孰究之嚴君謂之父母如直柔耳衆人之母能食不能教吾終不以嘻嘻而易嗃嗃叔子死婦誓不踐二庭則慰藉之人孰無死死以節者不朽失節而生猶死矣婦志以此愈厲卒爲貞婦儒系舉進

士入讀中秘書孺人携其婦視之以大官之膳上方之醞進而孺人攬涕謝曰若父不及見吾安忍獨享爲製一綺衣笥之吾嫁時衣尚在敝可補垢可浣不欲忘故也賓至與炊子同執煬事饌必盛而鱗鮫之飯自如已授御史巡長蘆山東鹽政恭人數誨之御史執法人死生懸其手余聞諸先姑之誨若父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若其服念哉儒系時有咨決裁之以理頃時而定超然俛仰勢利之外拓霍山公之廬而斥其旁畝儒系按滇歸輪奐一新指示之若兄弟三人子女十之吾不以若之祿自封而以此貽若兄弟彰君之賜也而儒系

適以考最贈霍山公如其官恭人爲太孺人已按順天
出爲山西副使部冀寧恭人偕入晉再考復贈霍山公
如其官太恭人有今封尋遷參知政事當調官不復出
而恭人喪子女若孫有不豫色儒系居道北仲子居道
南恭人往來兩家率子婦若諸孫爲歡端百方娛之雖
貴且老夙興夜寐攻苦茹淡六十餘年如一日耳提子
婦及家衆好逸惡勞吾豈性與人殊誠習見世祿之家
始未嘗不節約終以驕侈敗也作法於涼猶恐其奢吾
欲爲後法耳八十健嗽無患更二年杖始行又一年不
耐杖以人已病痢語二子吾無可憾惟不逮仲之仕也

以報若父疾棘內外子孫若婦來省命之曰汝曹自一
體分相好毋相尤也男子勤學問循禮法毋墮門風而
儒系病有年數目之若毋過哀父母惟其疾之憂深思
此言吾所常御被一遺若又曰吾何德而子若婦侍疾
遂若吾之侍先姑推是心也以往楊氏興仁興讓其未
艾乎恬然而瞑萬曆壬子十一月十有六日也距生
嘉靖己丑十有一月十有九日年八十有四先是家雞
以二更鳴堂前地陷二丈許儒系怪其不祥恭人當之
豈夫碰露易晞者無所短長乎伯子曰紹程卽儒系娶
大名郡丞武楊女贈孺人繼景惟孺女再繼鳳翔鎮撫

李高女封孺人三繼三原縣光祿卿馬理曾孫駮女封
恭人有子金和光祿署丞娶經歷張可上女金和子二
曰宗周聘梁漢女次翰周幼女二人一適寶鷄先輩高
冲漢子光斗一字扶風諸生王繩祖子秉銓仲子曰統
程諸生以明經薦娶李天恩女繼孟時敏女再繼張從
功女子二人長諸生翔鳳娶李諷女次騰鳳幼孫女五
人一適蘭州博士李諤子諸生上林一適扶風戶部員
外郎孫崇先子諸生世法一字諸生王來聘子維翰二
幼叔子纘程娶趙環女繼王臣女俱蚤世王卽從一而
終者女一人適大名通判李與杜子諸生俞芳恭人二

女夫則扶風保定通判王衡子諸生懋與同邑李朴也
儒系狀言通政公有功漕河居鄉以長者稱卒之日曾
王母張孺人年三十有三王父方二歲二人育之並育
諸姬子皆爲諸生而王父曳裾王門張孺人卒八十有
三王父以不勝喪没于苦塊而王母陳孺人育霍山公
霍山公孝似其父恭人育子成名年與張陳兩姑頡頏
楊氏之望關西非直祖德茂也母儀功故不小其先世
懿美詳盛太史孫柱史所爲霍山公志表中卜以癸丑
八月某日啓霍山公白泉原之窆以恭人祔而使仲子
匍匐不遠三千里屬余志余知死知生夫安得辭銘曰

爲貴人婦爲貴人母子子孫孫克昌厥後肥甘輕煖以
綏眉壽詩書禮樂以魁羣醜帝再錫命翟展瓊玖人所
願欲初初孔有弗祿盛矣何德將之順以成孝嚴以成
慈勤以成泰儉以成施幼循內則耄耆不衰旁及國政
中肯中規維天眷德戩穀罄宜三十七年夫死從子今
歸地下爲夫蓐蟻八十四年于世久矣死而不朽非年
之以岐山之陽渭水之涘丘中有銘永傳圖史

吳母李恭人墓志銘

今父子同一時位九列歷兩京聞望顯著者無如宜興
吳氏矣父納言子光祿海內士慕仰之若景星慶雲而

非李恭人莫能爲納言偶爲光祿母也恭人先世蓋宋
忠定公綱弟維家梁谿十三世而有虞部郎理理子雍
雍子武選郎文麟娶王安人舉仲女是爲恭人秀而羸
三歲始學步而性幽靜事有禮法武選公愛之詩所謂
有齋婉孌此女矣夫無輕字人納言公所生父贈公某
母杭孺人所後父贈公某母屠孺人聞恭人賢請締婚
或謂梁谿相距二百餘里何棄女于遠武選公曰吳郎
器識非凡且世家子卽遠何病遂以歸納言公屠孺人
拮据家政恭人佐女紅中饋蚤作晏罷無貴家驕倨態
公口授列女傳彤管遺編諸書輒能通其義數語公人

子所難孰如後母至爲人後愈難君姑稱未亡人十餘年以君爲後而稍信眉妾所事姑不如君事母地下人且有餘憾亦何取于君以爲子公領其言卿所見殊勝男子自是事姑彌慎雖薄物細故奚適而無稟必得其歡乃已一日孺人召之曰吾所爲勞汝欲女克家無令夫內顧也退而省其私若能副吾意若夫可專力學矣公乃辭入山治其業尋登第屠孺人雅不欲子婦分愛杭孺人又虞有觴重其迹易嫌其卻易啓恭人承事如一婉委以調之周慎以將之積誠以動之兩姑克諧無異也屠孺人歿于會稽恭人視含斂附身附槨諸物悉

經手成之喪還千餘里朝莫或觸哀端輒哭行人感泣每展墓號咷欲絕已而王安人卒子不能舉葬恭人任之梁谿人言生男不如生女信然李公擇婿若知有今日者公之嚮學也恭人脫簪珥佐費旣成進士爲邑令月奉不入署絕一切知交之請恭人服食不改其素已爲命婦不能具一翟冠以故納言所在門與心俱如水入爲侍御史世俗人情艷羨貴盛而恭人歆然若固有之光祿成進士接迹于朝宗老稱賀恭人謹謝之曰吳氏世德之慶也先姑從一之報也吾何功之有生平與公無一言之忤而時不忘規警懼憐子女特甚視婦如

其女視孫甚其母家衆千指終無呵斥聲戚黨女奴來相存者必授餐與之語詳欵人人誦吳夫人慈良也故以數免乳困劣自哭屠孺人滋甚而公奉使還里光祿素負太志爲比部郎有感時事上書觸當路諱謫邊邑尉亟請急歸歸數日恭人卒矣杭孺人哭之慟尋卒始光祿念母病終鮮兄弟懼以言得罪且不測恭人使使勗之兒已委質爲臣身非父母有也鞠躬盡瘁無以我爲念光祿亦以母年未半百必無他虞遂得效其忠謹而猶及與母奉訣君親兩無負人賢知其母善成子之忠與孝也卒之前一月室有異香手指作旃檀氣數夢

童子駕竹橋迎渡之前一日晨起盥櫛具衣裳晚而微患寒熱光祿請醫辭不許詰旦遂瞑識者莫不嗟異焉恭人以納言考最封孺人後十六年

皇太孫覃慶納言方爲太僕應得封命迴贈本生考妣而光祿起家儀部郎恭人從夫爵受今命光祿旣葬恭人疑其地未吉數見夢旣再謫過家啓之有水遷邑西徐里石牛岡芝草叢生其中以巳酉六月某日藏葬事其秋光祿子孝廉舉矣孝廉恭人所鍾情人傑地靈事與時偕殆非偶也恭人生嘉靖壬寅七月望卒萬曆庚寅五月晦年四十有九丈夫子一人卽光祿名正志巳

丑進士除刑部主事謫宜君尉屢遷光祿丞再謫湖州
理官今爲南京比部郎中娶于萬封安人禮部尚書謚
文恭士和女女二長適金壇建寧別駕于玉德次適無
錫光祿監事王國傑孫男三人長洪亮已酉舉人次洪
昌國子生次洪裕曾孫男三人長臺孫次明孫次天鼠
曾孫女四人皆亮出嫁娶皆名族光祿後先狀恭人可
二千言所最勵者以恭人能割愛俾其犯顏極諫聲振
天下而不獲奉一日養然世因光祿知有恭人是母是
子金石竹素雖百世不朽矣銘
大爲清卿而民無
得稱妻道也代終無成訓子爲
也善則稱親天篤慶兮後昆地發祥兮佳城君譽命兮
絲綸舊史書之勒銘後有作者取徵

陳母張恭人墓志銘

有述明盛典者三世或父子相繼爲中丞不十家而武
林陳氏處一焉父則開府黔中抑亭公子則開府鄖中
心抑公心抑公居官以清正聞念母韓太淑人老歸子
舍二十餘年色養淑人以天年終天下名爲巨孝淑人
婦順母儀得子彌彰而不知公配張恭人內助之賢也
恭人初以公侍御史封孺人公晉中丞得稱恭人云恭
人王父中丞公澤山濂父太學泉山公某母楊碩人父

母爲家人嚴君諸子女敬順無違而恭人讀內則女史言動壹循禮法尤爲親所隕愛爲之簡對會公有元配李恭人之喪抑亭公與淑人謀曰吾知張氏家教其息女必賢介媒妁通言而泉山公嘗邂逅公目之驥子鳳雛他日定名世遂以孺人歸甫勝筭耳未辨色起候姑寢門進止有序佩玉聲鏘然鳴也侍側無忤視無噉應無跛立無唾咳淑人竒之新婦有令德吾授家政以觀其才淑人從抑亭公入黔而心抑公治公車業不欲公分念恒未明求衣男女以班受事至夕考成內而米鹽微細無不綜理外而餽問酬往具有節文如心抑公所

欲出武林都會巨室華靡相高恭人家金翠綺紈非不足于衣而補敝浣垢自若水陸之珍非不足于食而食不兼豆與女奴執勞午夜篝燈刺繡不休相室者進曰所樂乎富貴者謂能自逸也今若此天與不取無乃過乎正色而詔之是非若所知吾受庭訓詩有采蘋蘋禮有生種稂古王侯家皆然驕奢燕惰欲以持世何日之有省嗇終其身不易至相心抑公承祭禮賓風戒以俟邊豆之實酒漿之味餼牽之饗脩脯之品雖粹至必精整雖經久必承權輿也少爲冢婦壯爲命婦貴倨矣待諸姒若諸姑伯姊及諸戚屬親踈尊卑輯睦款浹諳書

史通世故三黨之戚有所質問遜謝不任固問可數言
立決心抑公時舉大政咨之輒中窾會也初乳四子三
女而天驟謂心抑公君宗子宜早爲嗣續計而公方出
按豫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安問子且卿恒慶育何
虞晚耶無何公歸子舍請益力夫重茵列鼎定省溫清
妾從君後修其常職孰與令君姑抱孫含哺分甘忘憂
永日之綏眉壽也于是置貳者三踰歲得子紹英取自
子之日撫弄以博淑人歡而寢食與紹英俱教以嘉言
善行無納于邪比長受書日省月試不令有軼志紹英
三試冠首爲諸生而心抑公起家西臺擢大僕孺人聞

之喜吾今可以報夫子慰兩尊人地下矣歿而紹英檢
遺橐封識纖介不遺若先知者異哉泉山公歿未葬服
念忽忽如有失贊公卜兆而厝之武林臥親喪所自盡
男乃不如女矣翁郡守某母爲恭人父女弟姊事恭人
嘗入問疾恭人語之吾年踰耆有子可繼志死復何憾
第不得與夫君訣爲我寄聲母過悼亡崇德廣業以紹
先舅休美貽孺子似穀而已郡伯入都與心抑公相向
哭失聲而屬之爲狀狀言人女不必能婦人婦不必能
母恭人以婉孌淑女慰父母心晚妥其靈地下稱孝女
焉姑舅如中丞淑人難事矣稱孝婦焉夫如心抑公難

偶矣稱賢婦焉當其勝年廣開勝路有子食而教之稱
賢母焉貴而勤富而儉儉而中禮可謂全德不佞承乏
武林事大夫之賢者則中丞公所覩記恭人聞懿知郡
伯言信而有徵也恭人生嘉靖壬子正月十有四日卒
萬曆癸丑十有二月五日年六十有二子一卽紹英仁
和諸生文行有父祖風娶大司成馮公夢禎女女三一
適潞府審理鄒公某子諸生鍾秀一適太平守凌公某
子嗣端一適奉常簿吳興潘公某子諸生鼎孫男一龍
運幼未聘墓在某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二男王化
伊始婦順母儀尚矣卷耳葛覃樛木鵲巢螽斯麟趾福
德兼者誰歟武林有陳女士銘而納諸窀穸質言不爲
虛美若稽古今門風垂後來兮成史

吳母李宜人墓志銘

隆慶戊辰榜中多名世臣少司寇韞庵吳公其一也其
學術醇深宇量宏遠可寄社稷安危乃元配李宜人賢
明仁智實與公儷德云公祁門人自其父贈公始家金
陵宜人亦祁門人也父文學公某以高行爲鄉祭酒娶
于孫生宜人宜人有知慧而慤茂凝重文學公愛之擇
對以公非常人遂字焉旣歸事尊章承順無違中饋酒
食之事女工絲枲之業具舉矣盛年貴爲命婦無嬌稚

色公自郡守至方伯凡八政皆在越越故紛華而又工造請乘間抵隙所以中人殊巧宜人奉公要束勅制僅御足不踰戶外卽公按部經月邸中不私市物間問公日所興革賞罰鑒裁多中公旨或以所聞古人行事咨公公大歎異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殆謂是乎終其身相敬愛曰是家吾益友也初未舉伯子時亟請公置貳得仲子母翟懽如女妹禮如娣姒翟亦恭女君甚人謂穆木小星萃于一門先之者爲尤難和氣理必致祥而伯子果生翟生女及仲子宜人歡樂之亡何翟病瘵矣宜人夜數起視疾手調藥餌沒而哭之哀撫其子女一

飲一食與伯子均疾疢醫治百方憂勞憔悴殆忘其身女有家生子勝冠而仲子舉于鄉宜人身親見之身又舉叔子人謂天所以報慈母德也公友于兩弟季弟遊太學公已逝仲弟助之資不給宜人捐簪珥相其成兩娣有無通共白首輯睦執舅姑喪貌若苴若泉哭若往而不反若往而反朝莫一溢米與公一也歲時伏臘贊公祀犧牲粢盛殽核酒醴盡物盡志有有齋季女之風公喪哭踊哀絕遂斷肉味日啜粥或雜少鹽豉字諸孫有阿乳恩而訓諸子時以公生平爲規訓諸婦無爲艷冶態孝親敬夫諧于後先皆列女傳中嘉言善行也

家不增無用之口內外分職無或佚惰服御節儉與里婦不殊衣食生產錢穀出納賓祭酬酢小大豐嗇各有等式至于鰥寡孤獨之夫饑饉疾疫之歲散財救贍曾不吝施有老翁繫獄不解料訴莫爲地者伯子以聞遽予三十金得不瘦死邑令假飲器而掾失之使來問直姑言十半勿重累掾其行仁好義類此行年七十容不改前崇奉大士二十年病困猶向之作禮口誦大士號聲殊洪暢晏然就瞑其生嘉靖庚子九月三十日卒萬曆壬子三月二十有一日年七十有三年十有一月六日耐公之兆伯子汝琦應天庠生娶左布政使休寧

范公涑女繼太學上元林公某女仲子汝璟癸卯舉人娶叅政休寧程公某女叔子汝璋太學生娶按察使欵方公萬山女女二人適南京太常卿欵程公奎子南京通政司經歷明偉先宜人卒翟出也適尚寶丞休寧王公鏘子應天庠生懋康孺人出也孫男八人儀泌儀浩儀沆儀深儀汾儀澂儀潛儀儀演儀泌聘溧水光祿卿王公守素子太學某女儀浩聘文學欵縣潘某女儀深聘太學休寧汪某女儀汾聘太學休寧四川副使葉公時新子某女儀潛聘欵縣兵部左侍郎鮑公象賢孫某女餘未聘沆澂演琦出泌汾璟出浩深潛璋出孫女四人

長字萬安尹徐某子標吳餘未字叔女琦出伯仲璟出
季瑋出余忝公同榜知契殊深比僑寓金陵覩記家範
尤詳諸子請爲宜人志義不得辭銘曰至哉坤元承天
時行婦道法坤代終無成柔上剛下感應相與咸亨利
貞吉用取女君子得輿剝廬奚庇貫魚以寵占無不利
母號嚴君有孚威如富家大吉閑之在初爲小過比遇
者無咎爲晉王母介福斯受維昔司寇瑩精學易構洗
心軒爲道日益宜人習聞深所服佩以經二物正位乎
內六爻大義發揮作銘刑于之美公也式靈佳城鬱鬱
禪傍並列祥發後昆女床丹穴

董母常安人墓志銘

董母常安人者處士常公儉女戶部郎董公邦禮元配
也其母李媪娠安人齒晚矣曰非男勿舉舉之日處士
夢朱衣若神女者數輩携一小女亦朱衣向處士求止
舍處士異之起而書諸簡晡時安人生李媪將棄之處
士亟語之夢且示之簡乃已既能言笑聰悟絕倫授以
周散騎千字文五日誦無遺從舅氏受孝經小學四書
文皇帝孝順事實爲善陰隲時時爲里婦陳說大義里
婦聞所未聞號曰女師歸公篋中賫書自隨公睨之而
哂裝若是盛乎安人斂衽以對妾謂一卷書賢百寶粧

君何薄也公大喜卿言正合吾意姑相戲耳每公文成輒取讀之并質所疑久之遂通舉子業公舉子業成名與有助焉公父廣文仕滇楚兩藩距家踔遠以家乘屬公安人代之無以分公功東方未曙率臧獲操作自尋常女紅外無不服勞洽百禮周六親情文相得也所最難者公視三異母弟如一體安人視三娣婦有無通共尤篤愛女叔憐其早失母出入與俱須臾不離將行而公舉于鄉以有司所爲公表宅金辦奩資繇此賢聲籍甚鄉黨宗族間公成進士爲廣平李安人當從而廣文公與姑李安人得謝歸安人報公君初委質爲臣義不

得顧私親妾居子舍爲君效無方之養再踰年尊章命之曰吾尚有他子婦婦可從兒之官慎關鑰相啓居用寬吾兩人嗟子行役之思安人乃命篤遵公于道舉案上食隨立而言曰妾聞理官搖筆輕重民死生以之此來無他覲欲察廣平理狀耳公曰然吾所具訊牒在別館卿試閱之何若旣入邸啓緘得疑獄若干朱墨別異公至以告所平反十六七直指讓公公固爭安人亦力諫誠得出一無辜勝九遷官何問人喜怒公每出視事安人送之閨稱哀矜勿喜者三又取古人卹刑事置座右公服膺勿失廣平比之于定國不知出安人有相之

道也公入爲戶部郎會

上御極覃恩安人有今封一日服命服而俟公怪問故安人曰君以失新鄭意不得臺省今江陵將脩怨于新鄭君倡諸郎理之此甚盛德敬爲君賀大瑞領御馬監倚椒房之寵多不法公職綜覈草疏暴其罪安人讀之而泣爲人臣義當如是城狐社鼠未易薰除有如璫啖中宮螫君禍且不測如二尊人何會公所知焚公草不果上安人復使使聞之太公太公召公歸司徒屬公轉餉昌平密雲便過家爲二人壽以舊田廬畀諸弟安人亟贊其成宗婦有嫌過情者安人不可卽余夫婦有私

蓄猶當公諸叔况先世之遺也賓客故舊過從公日嘗數十人具饌無不精腆公病暴卒三日不飲勺水旣殮哽咽而白尊章婦願以身爲夫蓐蟻以是藐諸孤爲尊章累嘔血仆地姑扶入內則袖具縞帶將自繆姑去之越宿而蘇姑攜三子勞苦若不愛死殉夫此人間大節義寧不相成念兒壯年溘先朝露老人安可知誰爲三孫活計是若重死地下人也安人悟收淚而謝自是布素飡粥以沒其身公爲吏廉橐無長物不能舉塋邑令欲安人請之當路安人使三子辭先君生不以脂膏自潤豈其死而干人竊聞黔婁之妻斜而有餘不如正而

不足也邑令自請之臺司檄助有差安人使三子告曰
不敢沒諸大夫之義但以入私家猶自請也令以屬尉
部署焉先壙傍有地吉安人請諸宗老先君起家制科
爲董門楣光生平無過貽宗祏羞敢求此一坯土宗老
亟諾有一人陽議格而陰責賄安人愀然未亡人亡何
有獨翟冠君賜耳今首如飛蓬安事此予之而藏塋事
逾年舅沒安人取公故衣市附身諸物不以煩叔郎念
姑寡矣同寢處九年若嬰兒依慈母外人罕識其面處
士公歲時思女來省闔門而與之言未亡人不得歸寧
義不敢以非禮辱大人姑病噎諭安人更榻安人曰諸

孤長矣旦莫從姑下見姑子甚幸無庸更割左股啗之
而愈愈五月復作割右股啗之而愈五年而姑始沒邑
人士言安人當以節旌安人使三子辭吾已貴爲命婦
例不當旌且死後先等耳以夫之早死爲後死者名是
可忍也邑人請事公鄉賢安人色喜先君昔肄業祠中
見賢思齊焉不負其志矣手書公夢武安辨韓女感飛
鴉揮狐白裘諸事名象賢錄令三子識之築室課子其
中命曰和鳴宜爾兄弟父母其順孝弟百行之本也三
子聽相飲而無游酒人聽相歌而無近優人聽相謔而
無談人過所厲禁四事衣帛乘馬求田問舍奔兢請託

好貨財私妻子犯者予大杖不十日不見惰業予小杖不三日不見廩廩若嚴君然子嘗扶持出郊有杖斃于路者詔其子吾往從而父廣平以是爲誠解衣易木而瘞之已施城西地一區邑無暴骨矣卒之年先期跽三子受命老婦事舅姑無愧婦道事先君無愧妻道獨母道未竟兒曹爲我成之壞家法違母訓雖及黃泉無相見也爲臣盡忠爲子盡孝生人第一義勗哉語畢而臥子婦泣出聲復張目曰自古皆有死誰能免者過毀比於不孝又三日而逝時萬曆癸卯九月十有一日也距生嘉靖己丑正月四日年七十有五舉子五人成者三

一曰翼庚戌進士今爲益陽令娶瀘郡丞李梧女繼永川儒官游泮女贈封俱孺人二曰爲丙午與翼同舉於鄉娶同里戶部郎陸玠女繼雲陽邑令王道化女三曰明廩生娶永寧諸生張以見女女二長適同里州守趙杰孫貢士階次適瀘縣令李整孫諸生宸孫男子三人長應參邑諸生娶同里縣令王朝璽子諸生家女翼出次應井應奎爲出孫女二長適同里貢士王三接子諸生承祐翼出次明出幼未字曾孫一應參出幼未名戊申十有二月七日葬城南陸里趙村公卒垂三十年而余過合江安人口授公行實屬三子求志公墓又十五

年伯子以安人狀來曰先君子徼惠父執不朽維是先
安人實比德先君子志必父執而後可余于公父子深
義不得辭爲志如右而系之銘曰母儀賢明仁智貞順
古稱閭懿以斯爲盛有其一焉足光宗姓維常安人四
德克併天誠美鍾人亦學勝啓右爾後則有餘慶于古
鮮能在今疇並可圖可史可誄可詠我作斯銘言從之
崩岷峨江漢於昭令問

林母徐孺人墓志銘

隆慶戊辰雲間罔卿林弘齋公與余同成進士出夷陵
劉司空先生之門已同爲庶吉士公授給事中而余自

史官出叅議陝西別時公年且五十未有子然不色愠
居恒言吾內子與副室甚睦恃以無恐耳其後余督學
秦中有所建白公方在禮科當相聞報余書曰小婦得
雄矣今任子仁甫是也仁甫行誼文學號佳公子善則
稱親不一而足獨慟其因母葬未有志以余習公深持
罔卿陳公子有所爲狀屬之志按狀徐孺人郡東門浦
南右族也父南疇翁長者母張媪亦好善爲里婦所宗
生孺人而溫惠淑慎父母異其福相不輕字會林公父
母與王母迫欲抱孫元配滕淑人請置貳益力媒妁通
言以孺人來助造公時已登賢書不謁有司不問田舍

家不滿中人產而事親極甘毳洗腆孺人率以味爽起
候兩姑及女君安否退而治酒漿脩脯以進公品嘗可
則已不則更治孺人再三不憚煩既進而兩姑或不加
匕箸則蹴踏不甘食也淑人性嚴重諸米鹽細微孺人
無所不事事身同女奴操作公好客客不時至或竟日
留或夜分而罷孺人張具殺核溢圓方無乏客退而徹
刀尺機杼必終其一日之業乃寢所製女紅與所嘗服
簪珥往往付子錢家佐公養祭燕會饋遺之費公筮仕
及爲列卿出入兩都二十年必以孺人從闔政肅給忘
內顧焉歲戊寅公在燕邸夢五色雲起空中而羣仙奏

鼓吹導擁一物若麟者置孺人懷孺人遂有身舉子名
之曰有麟字之曰仁甫仁甫之生也薦紳椎牛醜酒造
公賀公亦賀孺人孺人不敢當曰大人與女君厚德之
報也淑人取仁甫子之不啻若自己出而意不欲人謂
非已出孺人戒左右勿漏言故仁甫不知爲孺人出久
之家衆貫見亦不知郎君出自孺人者十有七而冠京
兆馮公行冠禮禮當拜見母母有差等而馮公以其事
語仁甫仁甫愕不解入而牽孺人裾而泣問故孺人不
答已公與淑人詔之而後悉其所以也仁甫既婚孺人
日勅其婦若夫非淑人不得至今日若善事淑人愈於

事我而復丁寧仁甫吾聞昔人以成我等於生我淑人於小子生成恩具矣無以我有二心淑人沒孺人哀若喪考妣含禭小物無不精飭而淑人以好施罄其橐孺人悉以已所有實之公檢遺裝歎淑人之善藏也孺人卒不一言其居舅姑喪哀與公等贊襄大事唯力是視公疾相啓處羞藥物唯謹倦篲首如飛蓬矣日禱于家廟暨天以身代既沒欲以身殉而仁甫號曰大人所眷眷在兒母舍兒將安之乎孺人每思至噉然哭或眩仆地歲時上觴却之曰先君子與淑人何在別業饒花事以板輿迎往觀曰婦女無佚游不敢忘先君子之訓仁

甫服除當謁選人不忍去子舍孺人亦謂仁甫仕途畏途也若父居官每多憂患今人情日澆漓兒不能自致身青雲第以父蔭食祿將爲人所薄父遺書具在嘉言善行耳目所熟稔率由不愆豈羨富貴哉仁甫爲佳公子晚得之母教居多孺人於女兄弟後先咸有恩紀待臧獲譙訶不形聲色日食蔬素子婦奉以罔腴置之豆間而已所衣繒布浣濯數十年如新匡困資無則不靳施歸依西方之教務自約束比丘造門不應先君子有言人自佞佛佛焉用佞以仁鰥寡孤獨卽爲佛廣布慈悲矣其達大義如此蓋間歲而遭淑人與公喪不勝哀

病病矣仁甫與醫討論方書初患頭風已脾弱食少投
之刀圭旋愈忽痛腹諸名醫雜治不效三日而革據床
起坐命仁甫掃除寢室已呼櫛沐衣新衣口作梵唄唔
仁甫呼之張目曰我得從先君子淑人地下幸甚兒曹
無怛化比殮額熱如蒸人謂釋家宿因云孺人生嘉靖
戊申二月二十有七日卒萬曆庚戌五月十有八日年
六十有三子一人卽仁甫娶太常卿徐璠女文貞公女
孫公出使還里值踐更加賦民如蹈湯火亟自主者省
十之七文貞謂公仁人必有後所由締婚姻也女三人
一適憲副喬木子中書舍人拱宸一適楊繼祖一適右
方伯莫如忠子諸生是彥孫男二人希顥希顥聘憲
副王某子諸生元維女女孫三人一字孝廉杜某子元
學餘幼未聘字墓在東郭曹家橋與公淑人合銘曰維
君之袂不如娣良說而後動柔無乘剛利幽人貞未變
厥常位中貴行如月幾望以恒相承承豈虛筐人之終
始歸妹用章是爲中孚子和鶴鳴是爲小過遇妣而亨
以子无咎爲鼎大烹受福王母爲晉大明銘取繇辭辭
立其誠貽子孫穀世載令名

吳母方孺人墓志銘

吳內史母方孺人春秋七十介其友以祝辭屬余而友

以贗往又三年母卒內史涉江過余以志銘請曰昔者過信使君之言爲母誦之色喜夫贗者猶然矧得真者以母不朽宜靈承于九地之下蓋孺人數歲喪父其王父欽天監五官正某鞠之無何王父卒母鮑不安其室去其叔父諸生桂鞠之無何叔爲凶人程甲所螫就逮其外王父鮑鞠之而按察凌公明府鮑公故與外王父善見外孫女舉止有常言辭不妄曰是他日當爲名門婦無輕字而內史王父少府公以事繫京師父木石公詣闕代父上書鮑翁喜是孺子而急親難若是正堪爲吾外孫女對遂以字公歸而未合卺十年乃始成夫婦

之禮焉而家計索然耗矣授書里中童子月奉不足食試有司復不效則持小許物行賈齊魯江淮間三歲一歸孺人脫其笄珥市麻枲手續之以奉繼姑張張御子婦嚴而孺人母復喪其後夫將歸母家母家不受孺人持母而啼曰女在也恐使母無歸乎白于姑輦母來處之別室姑陽應之心不善也姑與母不相能孺人必長跽諷勸俟交歡乃起而母性尤狷忿數詬詈女之事母不逮姑遠甚孺人負罪引慝號泣于旻天而已或招致里中媪爲異語之言感動之當是時孺人日食不過半盂粥母有不豫色卽輟不食矣兩兄喪所遺幼女孺人

取女之曰吾昔者以外孫見收于祖今吾爲人姑而棄
兄弟之子不收乎旣長擇巨室兒爲之婿而叔桂三隸
爰書長繫三十年泣而請于木石公合七校士同辭以
白諸臺獄乃解母卒治舍秘棺槨必誠必信鄉人嘖嘖
生男信不如生女有家旺者于孺人爲從伯舅癖琴書
之好老而鰥貧不自濟孺人事之如舅而資其二孫婚
隣故家子鬻其子孺人鬻而生殖之聽其來去曰昔人
以力貽子曰亦人子也況故家子可以人奴畜之乎木
石公多不速之客晚締十老社供具非時猝辦百工技
藝之食力者無不屬厭也有稱貸于木石公孺人贊之

不責報御僮僕無疾聲入其室閒若無人而事自肅給
焉環吳之里而居者以孺人爲女宗初孺人善病晚乃
奉西方之教至所祝釐則惟夫與子其知大義如是垂
絕沐浴端坐日已暝猶誦佛號隱隱可聽也木石公長
孺人一歲爲德王邸官屬今八十餘猶無恙則孺人內
助之功爲多子一卽內史名文龍娶太醫院吏目蔣巖
潤女繼室程濬女再繼王某女俱前卒三繼李某女女
四汪德諱子如江程嗣儒子道正程高起子尚俊蔣巖
潤子其仁其婿也文龍子二之杰娶汪太學明建女之
懋聘汪梅蕃女女二程文學雲龍子士杰黃在中子鳳

翔其婿也曾孫一人士熙未聘余交內史晚而內史游
湯司成深司成知內史言不謬采爲狀余知司成言不
虛美次爲志銘曰爲女而再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爲婦
而有難事姑有難事母艱難辛苦何所不受母曰余孝
女姑曰余孝婦隱君大耋曰余賢偶有賢子孫享以眉
壽嗇于前豐于後勞于創逸于守其德可大其業可久
銘而藏之垂不朽

不責辭咻勤對無爽藉人其室闕若無人而事自肅餘

書